

1946 年
创刊号-第 2 卷第 1 期

R
050
125.84

MAY 3 1948

閱贈

青年年鑑

號刊創

396

獻辭

每一個青年，都本能的有一顆向上的心。何況又生長在運動的大時代中。一聯被人們拋棄了的孩子們，忍受着劇痛，緊緊地纏繞，到處摸索着出路。

我們不要再用悲劇，去感傷，去哀怨，去冷若，強硬，卑視和自限，也嘗試着，去奮鬥，去掙扎，去奮鬥，去掙扎。

回來罷，朋友，我們不要再悲劇，去感傷，去哀怨，去冷若，強硬，卑視和自限，也嘗試着，去奮鬥，去掙扎。

將掉倒還不能爬不起來的孩子們，要用我們自己的手，在這荒蕪的荒野上，建立起我們理想的田園。要知道，在我們的背後還有千百萬個姊妹在跟着我們！



行發版出社誌雜人年青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醒醒吧！

當這大時代的風雲吹上了大地，人們被它攪得昏迷了的時候，啊！親愛的兄弟姊妹們，醒醒吧！

在過去八年奴隸的日子裏，我們被壓扁了的胸膛，現在重新地又可以吸滿了新鮮自由的空氣，長久蜷縮着的舌頭，現在重新地又可以伸直過來。以前被加在我們身上的所有的枷鎖，也統被我們的臥在前線上的戰士們擯下去了。在渡過二千多個黑暗苦鬥的日子以後，我們終於又見到了光明，又聽到了勝利的號角，又重新地看見祖國的旗幟飄揚在這和平的大地上。

勝利以後我們的心情，就像一個迷失了路途的孩子又回到家裏一樣地興奮。祖國雖是離開我們太久遠了，然而我們卻始終沒有忘記了她，而且沒有一天不是在盼望着，盼望着她早日地回來。

現在，祖國——親愛的母親，是又回到了我們的身邊，她的慈愛的手在撫摸着我們身上的過去被烙印上的傷痕。在自己的家裏，在自己的母親的身邊，我們是不希望而且不願再受到任何一點輕微的創傷。

啊！親愛的兄弟姊妹們，過去我們雖然在敵寇的刺刀和極刑之下蜷曲着，連腰也未會直起過，然而在將來，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裏，我們相信是不會再受到同樣的待遇了！

將來的國家乃是為我們而存在的國家，我們堅決的這樣相信着。親愛的兄弟姊妹們，在母親的面前，我們是應該說出我們的痛苦，我們的要求，和我們的希望的。對我們自己青年人也應該伸出手來連在一起，大家團結成一個個體。

青年人是應該分化，而應該永遠，永遠團結在一起。在這樣一個大時代裏，我們是不甘緘默的，我們應該作，應該說，用我們青年人自己的力量去創造我們自己的事業，用我們自己的嘴喊出我們的痛苦，要求和希望，去驚醒那些沉睡着的人們。

啊！親愛的兄弟姊妹們，醒醒吧！

創刊號目錄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醒醒吧！（代創刊詩）

我們的方向——走出夢的王宮

導讀——青年的朋友

學術論著——文藝欣賞

科學——路談「維他命K」

科學——噴射推進的驚異

科學——原子炸彈與原子能

青年呼聲——青年與事業

我同情你，青年朋友！

藝術——馬克斯·維貝爾

英文版——費同學校之殉難紀念專頁

特寫——平中縮影

修養——元人鐵蹄下之愛國志士

青年生活——空白中·天未明·晨之途

青年信箱——學校短訊·學府風光

健康與衛生——讀書與健康

文——水

古國之歌

祝願·林中

生還的兩個

本刊之頁

編輯室接話

本社 2

本社 3

前溪 4

次耕 6

李泰華 8

楊正輝 8

慎思 10

理妙等 11

高石 12

梁星 13

毛秉信 14

王塚 17

思祖 18

陳若等 20

本等 20

嘉等 20

柯松 23

許瑞 24

李晚 26

葛微已 27

母長 27

題辭

孫 沾 群

小女三五
心無載級
況此詩藝

治彼國圃
胸無城府
協力合舉

桃李新畦
無騎牆行
續爾修梗

蘭蕙剛吐
無摸棧語
利爾修斧

彌久護持
圓鑿方柄
蘭割九腕

群芳可譜
不避齟齬
花開百樹

譬如爲山
沉淵探珠
桔槔揚芬

飄茲實土
轉草搏虎
莫負期許



其真可取
莫之能阻

走出夢的王宮

一
青年人在社會裏，命定的是該被宰割，販賣和凌辱的。從過去的歷史上，我們可以找出了許多許多殘害青年人的案件。尤其是剛剛結束了的八年的奴隸的日子裏，敵僞使盡了所有的硬的，威脅的，和軟的，誘惑的手段，殘害和籠絡我們青年人。

我們——一群被撒下的孩子，就在這樣哭笑不得的環境裏渡着哭笑不得的日子。沒有人同情，沒有人關懷。

然而，就在他們覺着我們可以被利用的時候，於是他們就一次兩次地發表告青年書，呼喊着「親愛的青年同胞」「青年兄弟」等等，就像是他們真的關心我們青年人了，我們真的可以不再被人唾棄，厭惡和蔑視了。可是，昭示在我們眼前的血的事實，卻完全不是這樣；他們除了利用我們青年人的純潔的擁護來鞏固他們的地位之外，在黑影裏卻仍是用刀子凌割我們，和一貫地使

用着「青年慢性自殺」的政策。
但，現在勝利的旗幟已高豎在大地上，從前那樣殘害青年，販賣青年，利用青年的時代，我們相信是會死去的。

二

在敵僞加給我們的一切的枷鎖都摘去了的現在，啊！親愛的兄弟姊妹們，確是我們應該自覺的時候了。

我們應該撇開對過去一切夢幻的留戀，因為那確確實實地告訴我們是永遠不會成爲事實的。我們應該走出了夢的王宮，走向滿目淒涼，遍處瘡痍的十字街頭，用我們自己的眼親自去看一下人們是在怎樣地生活；我們青年人的屍身是怎樣地在被人陳列着；而且看看我們先烈流出的鮮血是怎樣地在凝結而乾涸。

我們應該矚目着將來，認清了方向，脚步跟着脚步走向建國之途。

三

舊的腐朽了，新的產生了，將來的世界乃是我們的世界。起來罷！親愛的兄弟姊妹們。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醒醒吧！

當這大時代的風雲吹上了大地，人們被它攪得昏迷了的時候，啊！親愛的兄弟姊妹們，醒醒吧！

在過去八年奴隸的日子裏，我們被壓扁了的胸膛，現在重新地又可以吸滿了新鮮自由的空氣，長久蜷縮着的舌頭，現在重新地又可以伸直過來。以前被加在我們身上的所有的枷鎖，也統被我們的臥在前線上的戰士們摘下去了。在渡過二千多個黑暗苦鬥的日子以後，我們終於又見到了光明，又聽到了勝利的號角，又重新地看見祖國的旗幟飄揚在這和平的大地上。

勝利以後我們的心情，就像一個迷失了路途的孩子又回到家裏一樣地興奮。祖國雖是離開我們太久遠了，然而我們卻始終沒有忘記了她，而且沒有一天不是在盼望着，盼望着她早日地回來。

現在，祖國——親愛的母親，是又回到了我們的身邊，她的慈愛的手在撫摸着我們身上的過去被烙印上的傷痕。在自己的家裏，在自己的母親的身邊，我們是不希望而且不願再受到任何一點輕微的創傷。

啊！親愛的兄弟姊妹們，過去我們雖然在敵寇的刺刀和極刑之下蜷曲着，連勝也未嘗直起過，然而在將來，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裏，我們相信是不會再受到同樣的待遇了！

將來的國家乃是為我們而存在的國家，我們堅決的這樣相信着。親愛的兄弟姊妹們，在母親的面前，我們是應該說出我們的痛苦，我們的要求，和我們的希望的。對我們自己青年人也應該伸出手來連在一起，大家團結成一個個體。

青年人不應該分化，而應該永遠，永遠團結在一起。在這樣一個大時代裏，我們是不甘緘默的，我們應該作，應該說，用我們青年人自己的力量去創造我們自己的事業，用我們自己的嘴喊出我們的痛苦，要求和希望，去驚醒那些沉睡着的人們。

啊！親愛的兄弟姊妹們，醒醒吧！

創刊號目錄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醒醒吧！（代創刊辭）

我們的方向 走出夢的王宮

轉載 青年的朋友

學術論著 文藝欣賞

科學
略談「維他命K」
噴射推進的動員
原子炸彈與原子能
科學珍聞

青年與事業
我同情你，青年朋友！

藝術 馬克斯·維貝爾
英文版
費同學校之殉難紀念專頁

特寫 平中劇影

修養 元人鐵蹄下之愛國志士

青年與生活
空白中·天未明·晨之途
青年人信箱
學校短訊·學府風光

健康與衛生 讀書與健康

文 水
古國之歌
祝臨·林中
生靈的兩端

木葉之頁

編輯室按語

本社 2

本社 3

前漢 4

次耕 6

李泰華 8

楊正譯 8

慎思 10

理砂等 11

英石 12

梁星譯 13

毛秉信 14

漢燕 16

王塚 17

恩祖 18

陳若等 20

本社 20

柯松 23

許瑞 24

李晚 26

葛薇已 27

題辭

孫沾群

小友三五
心無較級
況此薛藝

治彼園圃

桃李新畦

蘭蕙剛吐

彌久護持

群芳可謂

譬如爲山

賴茲實土

諸君青年

純真可取

胸無城府

無騎牆行

無摸稜語

圓鑿方柄

不避齟齬

沉淵探珠

縛草搏虎

堅其志

莫之能阻

協力合舉

續爾修梗

利爾修斧

蘭割九畹

花開百樹

桔槔揚芬

莫負期許



走出夢的王宮

一 青年人在社會裏，命定的是該被宰割，販賣和凌辱的。從過去的歷史上，我們可以找出了許多許多殘害青年人的案件。尤其是剛剛結束了的八年的奴隸的日子裏，敵僞使盡了所有的硬的，威脅的，和軟的，誘惑的手段，殘害和籠絡我們青年人。

我們——一群被撤下的孩子，就在這樣哭笑不得的環境裏渡着哭笑不得的日子。沒有人同情，沒有人關懷。

然而，就在他們覺得我們可以被利用的時候，於是他們就一次兩次地發表告青年書，呼喊着「親愛的青年同胞」「青年兄弟」等等，就像是他們真的關心我們青年人了，我們真的可以不再被人唾棄，厭惡和蔑視了。可是，昭示在我們眼前的血的事實，卻完全不是這樣；他們除了利用我們青年人的純潔的擁護來鞏固他們的地位之外，在黑影裏卻仍是用刀子凌割我們，和一貫地使

用着「青年慢性自殺」的政策。

二

但，現在勝利的旗幟已高豎在大地上，從前那樣殘害青年，販賣青年，利用青年的時代，我們相信是會死去的。

在敵僞加給我們的一切的枷鎖都摘去了的現在，啊！親愛的兄弟姊妹們，確是我們應該自覺的時候了。我們應該撤開對過去一切夢幻的留戀，因爲那確確實實地告訴我們是永遠不會成爲事實的。我們應該走出了夢的王宮，走向滿目淒涼，遍處瘡痍的十字街頭，用我們自己的眼親自去查看一下人們是在怎樣地生活；我們青年人的屍身是怎樣地在被人陳列着；而且看看我們先烈流出的鮮血是怎樣地在凝結而乾涸。

我們應該矚目着將來，認清了方向，脚步跟着脚步走向建國之途。

三

舊的腐朽了，新的產生了，將來的世界乃是我們的世界。起來罷！親愛的兄弟姊妹們。

青年的朋友

前溪

我不客氣的想來做一個青年的朋友，再不客氣一點說，不是想做，事實上是已經試做了不少的時候。我自交四十歲中年以後，覺得漸漸與青年們另外畫了一個世界，這世界與那世界一天和一天的遠了起來，我心中有點不服；不止一點，我的個性古怪，有時候衝動到十分的不服，決心翻過頭來趕上前去，除了那些激烈運動，幼稚言行，摩登娛樂，誇大氣概，我絕對不來的節外，整不多我縹緲在探險。酒多喝，飯多吃，路多走，話多說，凡是青年們活潑活潑地一切行爲，我還能勉強勉得上，我總是跟着後面跑，尤其喜歡的是與好學有志的青年做朋友。每天願意和不願意做的事忙過了後，能够騰出工夫來，總是跟我青年人談話，話匣子開了，爭辯得刺刺不休，津津有味，消磨去一兩個鐘頭，並不感覺到絲毫疲倦，好像我自己也年輕了多少歲似的，這已經幾十餘年如一日了。起初我是懷疑的，我雖然想與青年們做朋友，那青年們是不是願意與非青年人做朋友，這是一個疑問？經過這十餘年試探的結果，我敢下一個斷語，凡是好青年除了玩耍事外，沒有一個不願意與有相當知識的非青年人談話，討論學識，研究言行的。我的知識自己明白是有限得很，我就從來沒有碰過好青年拒絕我的釘子，有時候儘管話不投機，也從來沒有過不歡而散的。非青年人與青年人能够做朋友，在外國本是尋常的事，中國却比較的少見，依我的偏見看來，這個少見的原因也許非青年人應該多修一點。還有要認明的，我喜歡與青年們做朋友，並不是要學博「獎掖後進」的美名，老實說，這種交往談話，與其說與青年人有益，勿寧說是於非青年人更有益，至少也是彼此有益的，說不上那一個獎掖那一個。就以我而論，我的思想至今還沒有如何消極，我的行動至今還帶着幾分勇氣，可以說是在得常常與青年朋友們談話的好處不少。時常接觸青年們的熱氣，時常激勵着青年們的快活，我認爲是於非青年的人生頗有莫大益處的。我常常說我的人生觀好像進了國馬廠，則知道到了這時候一匹老馬，馬馬！與那什麼物類是不會發生緣分的，但是我總要跟着跑，人家笑我也好罵我也好，這十分還百分目標地我總慢騰騰地要想到，永遠要與那些壯馬，快馬作個伴兒，不肯離開了這個圈子。不客氣的說我始終是想要來與青年做朋友的。我以青年的朋友資格，時常與青年朋友說了許多的話，我覺得我的見解也許有與別人不同的地方，略略寫點作個介紹，介紹與我不認識的一般青年朋友：

(一)我認識青年朋友，不管他是工也好，商也好，農也好，學任何科學也好，就任何職業也好，我總普遍的勸他們研究政治。有許多人批評我是害了青年；這個時代不聽青年們專心學問和職業，偏要教他們旁涉政治，豈不是誤了青年嗎。這種議論我實在不服，我認爲要問這個時代的中國，政治先弄不好，什麼事會弄得好？一般人政治知識到不了相當的水平，想現代式的政治又如何弄得好？我認爲救中國的第一要着，是要成一般人的政治知識。無論學任何科學執任何職業的青年，假使我們不想把將來的中國當作太大的話，這相當的政治知識是必要附隨他們養成的。我近來看見許多專心好學做事的青年，他們聽見政治上的消息和談話，便十分厭煩，每天讀報，專看社會新聞，世界的國家的，大事齊當作「風馬牛」，漠不關心，好像與他毫不相干似的，這種現象不改變改變，我實在爲國家民族感覺到極度的憂鬱。所以我常勸青年們至少限度每天政治新聞是必要讀的，弄不清楚的問題是必要向人請教的，世界政治的大勢，中國政治的大勢，要隨時關心，中央及地方政治的人物與設施，大體的是非要有辨別，我們並不是要人人當政治家，我們儘可各當各的科學家事業家，但是必須各個都要具有政治的公民資格，中國國家民族的將來，方能有整個的建設希望。我們要知道現代的國家與從前不同，不是能够靠皇帝一個人的聖明，登幾個賢良宰相，便可「反政爲治」的；政治上領袖是要由一般社會中選出出來，假使社會人士的政治知識太不充足，這好領袖是不會答他成長的。現代世界上新出的各派領袖，如蘇俄的列寧，史丹林，土耳其的凱瑪爾，意大利的莫索里尼，印度的甘地，德意志的希特拉，乃至如美國的麥克唐納，美國的羅斯福等等，假使這種人們生在中國，也許早就短了壽命，也許終久歇了骨頭，因爲中國人一般政治知識太淺了，未必能够認識這種特出的領袖，容他作這樣的發展。人人都知道中國現在正需要這種特出的人才，却偏偏多年來都看不見，依我偏見看來不一定是中國完全沒有，就許是我上面所說的社會人們意識不出來，不能容許這種人物有這樣的地位。所以我認爲中國社會中政治知識不修，是一件最可怕的事。一般中年以上的人我們雖然勸他修點點政治知識，但是恐怕來不及了，或許動起來更難事，我特地誠心誠意的勸青年們就動也研究政治。但罷莫誤會了，我說的是研究，不是人人當政治家去實行政治。研究是人人應該的，實行是力與一種政治才與與相當的。現在有少數青年，政治上研究工夫還不肯入室入室，他使想加緊起來，云作實行的政治家，那本不是我所希望的；還有很少數的青年，根本不知政治爲何物，聽着什麼便信什麼，因而漸漸地位的，因而委却生命的，更實在與研究政治何干。現在許多人聽見青年們研究政治，便覺得可怕，不知道青年們若不研究政治便去辦政治，那是更爲可怕，這並不是政治誤了青年，是青年誤了政治。

(二)現代的青年還有一個極普通的手病，就是大多數自從在學校讀書時起，便沒有志氣。他所煩惱的焦慮的躊躇的始終離不開個人的生活出路。生活當然是人生第一件事，但不是人生唯一的事，比個人生活還要緊要的，便是國家如何存在，如何發展。現當了現代的中國公民，沒有一種敢向的高尚志氣，恐怕這公民資格不特在法庭上來對簿，已自己在精神上宣佈取銷了，因爲中國的現代公民，對於國家所負的公民責任，比那一國公民還來得重，要得高，他到是昏昏然，我們是救危亡，無論學的什麼科學，做的什麼職業，

那是當要求他負起這種救國責任來的，倘若沒有這種志氣，不客氣的說那便不是中國的公民。我不是反對現代青年急於謀生活，我是反對現代青年不在抱救國的高尚志氣下謀生活。假使抱這種志氣來謀生活，這生活是本極易解決的，因為有這種志氣，精神上有了慰藉，物質上自然有轉，一口苦飯便可爲活，我從來不信且從來沒有看見具有普通青年能力的青年做過飯，我更不是反對青年不圖過高級生活，我是反對青年不能夠過低級生活。假使青年有志氣，把志氣看得重，生活看得輕，我認爲也許他過低級生活比高級生活還快樂。現在多數青年的所謂謀生活，大都以比較的高級生活爲目標，我認爲這便是沒有志氣的一個大證據。中年以上的人不必管了，現在及以後的青年倘若不將志氣看重，生活看得輕，能像福祿活著，便奮勇的求學作事，我們物質落後的中國前途是可想而得的了。我近來常聽人說某某到「滿洲國」做官去了，要原諒他那是生活的驅使，好像這便是理由十足，我實在痛心得很！青年們不要再注重生活了！我們可憐的中國人能够存在現在的，就是全靠祖宗教我們不要講究生活那一點美德，替看那那四鄰的老百姓，尤其邊省的，過的是什麼生活？現在及以後的青年倘若把生活的程度一步一步的看重起來，看高起來，是要把我們子孫一齊引到亡國的大道上去。我又不是反對中國人不圖過高級生活，我是反對不能提高生活時候先去提高生活。這是我們中國經濟特殊的現象，青年們萬不可忽視過去的。以我的現在環境論，本來不關與青年們說這種話，這對我家里的兒女說，却缺乏了現身說法的効力。但是我三十年前的環境是一個寒士，我回想我的從前，我敢說：志氣看得重生活看得輕，雖然現在沒有什麼成就，我的人生路雖然是由這樣走來的，無論什麼時候身心都安泰得很。所以我現在看見青年，我總是激發他的志氣，祇要有志氣，無論過着什麼困難，都能抵抗環境，安慰自己的。

(三)中國現代的青年十九皆感覺煩悶，感覺苦惱，有許多人對他們表示同情，以爲青年們過着中國這種時代，政治，經濟，乃至社會一切一切的路徑都是暗礁，都是荆棘，青天白日都可隨處碰着「驚天動地」，初入世途的青年過着這種環境，如何能不煩悶，如何能不苦惱，是應該同情的。我認爲是大大地不以爲然，我從來對這樣的青年沒有表示過絲毫的同情。我認爲現代的青年生到中國，就是他特別的幸福，假使不諳的生在外國，科學上是早有人發明許多了，事業上是早有人造幾許多了，極有爲的青年也不過跟着老科學家老事業家來熱熱資格，畢生費盡「九牛二虎」的力量，白了頭髮，斷了牙齒，也未必能在一被一節上得着若許的表現；體力次一等的青年更是「沒世而名不彰」。那能得中國這樣的好機會，門門科學都少專門，件件事業都少基礎，有相當能力的青年無論求什麼學問做什麼職業，人人都可以當先進的人物，至少也比外國科學家事業家名求利容易得多。即如我這樣僅僅具有普通知識的非青年，若生在外國，那程度是寫文字讀論這種實驗那樣，這都是附生在中國，得了世界上人得不帶的好機會，何況青

年，何況受了比我那青年時代進步的教育出來的青年，中國現代的青年得着這種機會，有許多人還不知道感謝上帝，拚命努力，反而怨憤悶苦惱，衰弱了身體，損壞了身體，弄得二三十歲的青年志氣勇氣往往比我這五十歲以上的人還不如，這真是自暴自棄。我是真正的不敢同情，是十分的不忍同情的。我常聽見青年朋友們說煩悶苦惱的話，我總是笑他，笑他沒出息；我有時候笑笑的答覆道：「把生活看得重，志氣看得輕，中國還是一處未開闢的寶山，俯拾便是寶貝，你生在中國這種環境裏，還苦惱甚麼，我從來沒有聽見二百餘年前到美洲的各國青年有這種的感傷，我可沒有看見兩三年前到澳洲的日本青年有這種的牢騷。」

(四)但是我雖然與青年們如此的互相勉勵，我始終沒有以「成功」兩字期望過青年，我總過自巴。有許多青年求學做事，都是急於成功，小小失敗便垂頭喪氣，斷送了無限的前途，一般看輕青年的人也是如此的，看見他小不得意，對他便輕了分量，這種主觀客觀的社會不知磨滅了多少青年？我第一願社會上的一切成功皆是微薄的，聖賢聖德沒有把握。歷史上產生了多少聖賢聖德，成功了幾個聖賢聖德，埋沒的聖賢聖德何處去叫冤在！近代成名的科學家事業家那一個不是以「一妻」之力，拚了無名地湮沒去許多科學家事業家「九包」之功。記得史達生曾說過：「聰明的成功是『九分汗下一分將來』，我們理想豈但是發明的事，社會上那一件事的成功，能祇不要史達生所說的這種經過？九分汗下是人力，一分將來是天功，我們祇怕人力，不能「體天功以益己力」，九分汗下不是我們的罪，一分將來不是我們的罪，所以我們儘量努力，不一定便獲其成功。第二尤其在中國這種環境中，講科學設備不完，講事業設備更少，加以人事的複雜，時局紛擾，無論甚麼事，成功皆是例外，失敗變成當然。我們中國人在中國現在要「立身行事」，假使怕失敗，我們祇有不做事；假使一定要勉勵其成功，那就只有專說空話不做實事，也許「及身」博得到若干成功的虛名；這豈是我們所期望於現在及將來青年的？所以我勉勵青年，勉勵自己，都是說的不要怕失敗，失敗便是成功，失敗便是努力前進更是成功，回回失敗得光明也許便是大成功，人人眼睛中看得見的成功，我們不必先拿來求之「及身」，我們祇要九分汗下便完了。我們的臭汗不是白下的，都可以當作祝賀詩來的青年成功的香酒。老實說，幾千年的老大中國我們要弄到在現代的新世界上獲得國家民族整個的成功，中年以上的人看不見，已經是算就了的命，也許現在的青年朋友未必就看得見，但是不要讓將來的青年也看不見，這全靠現在青年的努力，努力是我們的，成功是他們的，在我們求學做事的出發時，這個前提總要認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與青年朋友們說的話當然很多，我勿須乎全寫，我看見別人們對青年的說話更不少，我不應該抄襲，上面寫出來的幾句話，是別人少說我常說的，也許青年朋友們讀着，另有一番感觸。(轉載自《我與青年》第十一卷第十三期)

學界論叢

文藝欣賞

魯迅——孔乙己

次耕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雜誌發表了文學革命論的時候，還沒有「新文學」的創作小說出現。民國七年（一九一八）魯迅的狂人日記發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孔乙己，藥等又陸續的出現，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因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多數青年讀者的心，而全國文學界小說的產生，也因之如雨後春筍了。從這一點，可以知道孔乙己在新文學運動史上所佔的地位。

這篇小說，故事是虛構的，可是描寫的社會人生的意義是真實的。從前柏拉圖論哲學有「實在」「真實」的說法，我們借來評論文學，可以說小說不是「實在」的，而確是「真實」的。

開端，只寫一家小小的酒店，沒有地方色彩的描寫，沒有社會背景的描述，然而從這社會的一角，却可以深刻的體味社會，認識孔乙己所處的大的環境。

只是一家小小的酒店，對於顧客就有「長衫」「短衣」的分別。有的「靠櫃外站着，熱熱的喝了休息」，有的「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的吃喝。」長衫階級，是最要面子，最講排場的，侍候他們的人得漂亮，機靈，能參透老爺們的心眼兒眼色兒作事，所以這位樣子太傻而又老實的夥計，是不能勝任的。短衣階級，是最怕剝削的，是不講虛文的，「他們往往要親眼看着賣酒從櫃子裏舀出，看過壺底有水沒有」說起話來，「嘮嘮叨叨，纏夾不清。」侍候他們的人，得忠實裏蘊藏着詭詐，樸實裏交織着機智，這更不是這位老實的夥計所能勝任了。「幸虧薦頭的情面大，才辭退不得，改為專

管溫酒的一種無聊職務。」不然的話，在這茫茫的人海，那有他立錫之地呢！唉！是人的社會，而對人最難，只好過着單調無聊的生活去溫酒了。看着掌櫃的一副凶臉，主顧的沒好聲氣。人生是怎樣一條悲哀的路啊！

一家小小的酒店裏，就階級生活在顯明的對立着，人與人之間就雜複的矛盾着，一個小小的夥計，也得有薦頭的大面子……我們還敢從這一角的社會放眼遠視麼？「陰冷！」「陰冷！」，這種深刻的印象不禁振盪在我們的腦海了！

從「只有孔乙己到店，總可以笑幾聲……」才展開主人公的描寫。孔乙己是表現一個生在畸形社會中的知識階級的沒落者，雖然他頹唐，下流，可是卻處處要面子，處處顯示出他所受教育給與他的影響。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沒有錢了，只好和短衣幫一同站着，然而他是知識階級，長衫是很難脫的，這是多少人的縮影啊！淡淡敘事，却值得讀者深味。「青白臉色」，「皺紋，傷痕」，「亂蓬蓬的鬍子」，「又髒又破的長衫」，極寫他的頹唐，「常常的偷人東西」，極寫他的下流。」聽人家背地裏談論，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曾營生，於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了，「補寫他所以頹唐下流的原因。現在的讀書人，誰是一個生產者呢？那一個不是愈過愈窮呢？眼前「頹唐」「下流」的影子，將使我們不寒而慄了！」

這叫他抄書的也沒有了，還是穿着階級表示的長衫；却是偷人的東西。旁人譏笑他，他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還空污人清白……」，接着又說什麼「君子固窮」。旁人問他，「你怎麼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他立刻頹唐不安，並且在無法辯解的窘迫中勉強的辯解——「這回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打折了腿，被掌櫃的反詰得本也無法可說了，還要低聲的掩飾道：「跌斷，跌斷……」受階級意識的支配，「要面子」真成了孔乙己生命的中心了。

他對於讀書認字，認為是高出一切的。他知道「回字有四樣寫法」，就表示着無限的矜誇。旁人不熱心認字，就顯出無限的惋惜。已經成爲廢人，靠用手來走路了，從沒有對於他的沒落，崩潰，檢討過，覺悟過，仍然未能忘懷於一碗酒的享樂，要爬往酒店去。凡此所寫，都深刻的反映了這個階級。

魯迅寫人物的方法，是「雜取衆人，合成一個」，表現出某階級意識的典型。看來像甲，又看來像乙，可是也非甲非乙，是給某階級的一個共同的暴露，一個共同的諷刺。高爾基善用這種方法，表現人物，所以有人稱魯迅爲「中國的高爾基」呢。

小說中的人物，有支持事情的人物，叫做「主人公」，有賓從地位的人物，叫做「配角」，主人公認定之後，對於他的言論，行動應該着力去敘述，使不失他主人公的地位。從這篇文章描寫孔乙己，可以給我們一個寫作的模範。

孔乙己很能使人快活，使人發笑，作者會反復的來寫：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

「……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衆人都哄笑起來。」

「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在這時候，人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空氣。」

「……而且掌櫃見了孔乙己，也每每這樣問他，引人發笑。」

可是旁人對他並沒有什麼繫戀，並沒有什麼想念——「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這麼過。」深體世味，便覺得這句話傳達無可奈何的寂寞之感。這種寂寞之感，不只屬於這篇中的酒店小夥計，也普遍於一般人。「也便這麼過」，誰能跳出這寂寞的網羅呢！前面反復所寫，都是爲着表現這句話的蓄勢，故特覺凝聚有力，使人感應着無限的悵惘！此後又重寫孔乙己使人快活，發笑數處，聯繫着前面故事的流動，回應着「也便這麼過」的情味，使人悵惘之心更要迴盪渺遠了！

孩子們是繫戀孔乙己的：「……圍住了孔乙己，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吃，一人一顆。孩子們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然而當他伸出五指將碟子罩住時，於是這一群孩子，都在笑聲裏走散了。掌櫃的是想念孔乙己的：「有一天，大約在中秋前的兩三天掌櫃正在慢慢的結賬，取下粉板，忽然說：孔乙己長久沒有來了，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了年關，掌櫃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都描寫入微，蘊藏着深刻的人生。

末段是文章的高峰，一方面寫社會的尖銳陰暗，是全篇背景描寫的頂點；一方面寫孔乙己，爲階級意識所決定，雖然到死的樣子也不能改變他的生活方式，是全篇人物描寫的頂點。掌櫃聽說孔乙己被打斷腿後，和喝酒人的對話——「哦」「後來怎樣？」「打折了怎麼樣呢？」層層追問，極端表示他害怕賠了十九個錢的心理。中秋過後，孔乙己忽然來了酒店，掌櫃就開頭問道：「你還欠十九個錢呢？」更顯示他對十九個錢的時時不忘。等孔乙己說：「下回還清罷！這一回是現錢。」掌櫃又同平常一樣對他笑了。描寫的神情舉育，曲折細膩，是深刻的社會諷刺。表現孔乙己的末路，更使人毛骨悚然！「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可是無數的孔乙己還在活着，活在孔乙己所處的那樣社會，體味着那樣社會的人生。

「陰冷！」「陰冷！」

這種深刻的印象不禁振盪在我們的腦海了。



略談「維他命K」

李 泰 華

現在說到維他命的問題，大概稍爲留心營養學的人，沒有不知道的。所謂維他命A·B·C·D·E等幾乎人皆知曉。如果多看一點營養學的書，又可以知道維他命B復可分爲B₁·B₂·B₃·B₄·B₅及B₆多種，有的人又把這六種中之B₁·B₂·B₃·B₄·B₅·B₆其餘五種依英文字母排列下去叫什麼維他命F·G·H等。總之這些問題談起來已不太引人注意了。

我今天所談的是關於「維他命K」的一個新問題牠被發現的歷史很短，僅僅不滿十年的光景，但在這短短的十年中，很引起些生物化學家生理學家及醫學家的注意，都把這問題看作最近生物學界中之大發見之一這問題便是「維他命K」。

你們知道這新名詞後一定要問牠有什麼功用呢，這種維他命，不和其他維他命相似牠是與營養無多少關係的，牠的主要功能便是加速血液的凝固。

我們知道血液凝固乃動物自衛之一種機能，血液所以能凝固是因為血中有一種蛋白質叫血原纖維素 (Fibrinogen) 血自血管中流出後這種質素就變成了血纖維 (Fibrin) 網絡血球結成血餅，於是血液便凝固了。但血原纖維素何以能變成血纖維，中間還要經過一種酵素 (Enzyme) 的關係這種酵素叫血凝酵素 (Thrombin) 血凝酵素在流動於血管中的血液內，是一種安定狀態，(Inactive-Form) 叫血凝前酵素 (Prothrombin) 使血液流出血管又經血小板中另種酵素之作用，才變爲血凝酵素現將此幾種物質相互作用之關係用下式表出：



由上式看來在血液凝固的過程上並不見有維他命K參與，牠的功用究竟在那裡呢？從缺少了維他命K之動物之血中測定出血凝前酵素量少的事實可以想到此種維他命或可以促進血凝酵素的形成如果用一個公式表明，可見清楚：

在十年前(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丹麥一位生物化學家亨利但姆(Henrik Dam)看到些雞雛多因內部出血而死，檢查其食物除少一種不知道的脂肪物外都很合適，查此出血之雞雛，血中之血凝前酵素含量特少，氏以豬肝油或苜蓿(Medicago sativata)豆科混入雞之食物中，可免除這種致死的危險，因想到在豬肝油或苜蓿中定含有一種特對出血

噴射推進的驚異

這位工程界的權威說：「十年之內，你們將要旅行比聲音還快。」

噴射推進毫無問題的是此次大躍以來航空學術上最大的進步。的確，我認牠是進入到以人的效果來推進自身噴過空間的最後的同勢。經過六年艱苦的研究，盟國及敵人的最好的航空工程師們僅能使通常的飛機增進每時五〇哩的額外速度。在最高速度時，比每時四五〇哩稍快，推進的效率便很顯烈的低下。但是裝有噴射推力飛機的速度却意外的增加到比每時一〇〇哩還要快，到底多少是一種軍事秘密。

噴射推進的原理是簡單的。假若我們拿一個空球亦滿能

有效的成分，擬定爲「血凝維他命K」(Coagulation Vitamin) 或稱「維他命K」取血凝原文之第一字母。

同時美國的阿耳利司(H.G. Ailing)發見腐敗之魚肉與此等出血症亦有特效，而生鮮魚肉則否。氏因而想到腐敗魚肉中當亦有維他命K存在，並又想到維他命K之形成或與腐化作用有關，此一推想極爲重要現在業已證明「維他命K」之生成與腐化作用有關了，並由這方面的研究知道不少關於這種維他命的化學知識。而在另一方面那愛司(E.A. Doley)氏自腐化魚肉中提出維他命K也成功了。

現在知道存在維他命K的地方很多，如菠菜，甘藷菜，胡蘿蔔，苜蓿，西紅柿，豆油及其他植物油都含量不少。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動物腸道之下部經細菌作用可自然形成維他命K，亦爲阿爾利司氏發現。不過在此部形成之維他命K鳥類不易吸收，哺乳動物則可。至於該種維他命之吸收尚須胆汁幫助，設肝臟不健全的人胆汁不足仍難吸收維他命K也。在醫學方面維他命K尚是試驗時期，如使用於黃膽病(血中缺少血凝前酵素)肝臟病以及各種出血病皆相當見效，不過此種物質對血友病則無相當效果，因血友病患者不見得缺少「血凝前酵素」也。

海 拜 德 著
楊 正 譯

運作的氣體。同時也有電火花插頭，並在其表面上開一小口。現在設想氣體被電火花引燃。爆發的結果使球內氣體的壓力突然增加。除去這些直接針對着開口口的壓力以外，其餘所有施於球內的壓力均被消滅了，這壓力對着開口口的壓力就是正壓。而球外面的氣體能自由的擴張，故壓力等於零。結果球體被推離正壓的方向而去——從開口而離開。

注意，球的移動並非由於噴出的熱空氣推動靜空氣的效果，一個普遍的錯誤。在外邊沒有什麼東西對於所噴出的

有任何承受。雷球在空氣中，水中或真空中並沒有什麼不同。

噴射推進有三種型式。理論上最優良並最簡單的是火箭，它並不依靠外面的空氣來維持燃燒。這是這種的基本方法。總有一天這種型式的飛機將運載我們到大氣層外去。火箭是簡單的。一個箱中裝着氣，通常是液體氧，用管子通到燃燒室。燃料——現在是酒精或煤油——裝在另一箱中。

火箭的機器已經很有效的應用在德國的V2式火箭炸彈上。這種被使用的巧妙器械達到每時二五〇〇哩以上的速度並超過六〇哩的高度。這並非夢想，因為英國人知道費力的理由。

噴射推進的第二種型式的引擎與火箭相連，空氣必須吸進再和燃料混合去支持燃燒。像通用電氣公司為洛基特P-1A「流星」式飛機所製造的就是所製造的最強有力的引擎。雖然它僅能飛翔於大氣層中，可是它所能達到的高度遠較通常飛機所能達到的高度為高。

空氣自機器的前面進入，被送風機壓縮，然後進入燃燒室在這種與高壓注入的燃料混合。爆炸連續發生，加熱氣體至極高的溫度，並使之劇烈的膨脹。今日所用之燃料為煤油。電火花引起最初的爆炸，但是一個小的金屬彈頭於每秒鐘內飛至白素來引擎以後的混合氣體。所以無精細的點火系統。這種通常汽油引擎上繁雜的裝置是省略了。噴射引擎無冷卻系統，就是滑潤的問題也幾乎消滅了。它的較輕的重量（每馬力重一磅以下）與它的簡單化醫人的減少設計系統的問題並增加維持的便利。

第三種機器是一種混合排列，利用一個普通的推進螺旋槳一個與其他噴射機同一基本原理的氣體渦輪所推動。這個渦輪推動的推進螺旋槳能於每時五〇〇哩以下的速度時有效。它是一種簡單的組合，我預言它不久將被廣泛的使用。同樣的氣體渦輪將無疑的並廣泛的被使用於火車上，公共汽車上並且甚至將來或許用於小汽車上。

我願所有的飛機——軍事的，運輸的或私有的——將於十年之內使用這種噴射推力。

駕駛噴射推進的飛機與你以前所經驗過的完全不同。沒有噪聲及震動所造成的疲勞。飛機輕快及安靜的飛過。駕駛員們說他們所聽到的只有飛機滑過空氣的可愛的營營聲。從地上，無論如何，用這種可厭的尖聲能分別P-1A或任何其他噴射機當它們經過的時候。渦輪扇的哀鳴及噴射的吼叫造成一種像巨大吹火管的聲音。

噴射推進打開我們所從未知曉的速度之門。裝有噴射推力的戰鬥機在水平面的速度較普通還快。就是水平面速度七六三哩，時。

但是如此的速度帶來空氣阻力或抗力及空氣摩擦的特別問題。增加到每時四〇〇哩空氣阻力是不嚴重的。但是超過每時四〇〇哩它開始上升，在每時五〇〇哩它劇烈的增加，在普通時它達到最高峰。於是很快奇怪的，它下降與上升一樣劇烈。在每時一三〇〇哩，空氣的抗力並不大於我們在低速時所成功的勝任的抗力。這也許是可能的並正確的來考慮高阻力區域，並且離開牠用一種能保持我們在超音速的阻力區域中飛翔的速度。

第二個因素，空氣摩擦，對於大氣層中超過每時一五〇〇哩的希望造成一個極固定的終結。因為摩擦能加熱於一架飛機到使人們不能生存在其中的程度。一個適合的吸熱的冷卻系統是太重了。

但是我們能免去空氣摩擦的問題用離開大氣層到沒有空氣的地方。用火箭飛機我們將要做出真實的無限制的速度。

德國人是這種田地的先驅者。他們的梅塞許米特一六三B，一個純火箭飛機，是最快的飛機——直到洛基特P-1A出現。理論上梅塞許米特一六三並無高度紀錄。予以必需的燃料容量以及駕駛員座位壓力的準備，它能飛出大氣層。我們的幸運，德人只留準備使它飛行十五分鐘。今日的通常的戰鬥機是太古了——雖然它們是有效的被

用做對抗日本的劣等飛機。但是未來的戰鬥機當然的將噴射或火箭所推動。並且噴射及火箭的引擎將被應用到任何型式的飛機上。運輸機在大氣層中將以超音速飛翔。若需要較快的速度時它利用火箭昇入至成層層。在大氣層外每時一〇〇〇〇哩的速度是可能的。

人體能否忍受這種極高速度？好，地球的表面，所有的人均在其上，以每時一〇〇〇哩的速度日夜的旅行。更之，整個的行星系統以每時五〇〇〇〇哩的速度在空間旋轉。航空醫學專家說過，並沒有物理上的限制對於人所能旅行的速度。

應有的新時代的意思就是我們必需修正關於我們所應有的時間及空間，不久將來從芝加哥到歐洲的城市甚至亞洲只有數小時的航程。世界將要較以前更成為廣闊。用噴射推力的汽車，公共汽車，火車，飛機將要價廉，快速，並且今日更為有餘。

許多人在今日擁有汽車而十年後將需要直昇飛機。這種直昇飛機也將被噴射推動，噴流自從轉輪面射出有如旋轉的草地灑水機。我想這種飛機將要成為所曾計劃過的最高安全，最簡單，最有趣，最便利的旅行形式。

天空的尋求將要開始吾人之探險。但探險了飛出大氣層的幻想。可是這種旅行將被成功的完成。我們能預言我們將要出其他尚未明瞭角落的黑暗。

（此篇係美洛基特飛機公司副總裁兼工程師羅曼諾克生在加省工料大學之演講詞刪節而成）

自一九四五年九月讀者來函

本刊歡迎：

批評，投稿，訂閱。

原子炸彈與原子能

慎思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幸的廣島首先做了這次科學實驗的犧牲品，據說今後的一個長時期，在那裏將草木不生，蟻蟻難存了。我們懷疑人類是否能夠制止此種空前可怕的威力之濫用，而維持了世界永久的和平，却因此而開闢了原子戰爭的新域，以使世界整個毀滅同存？沒有人會預料到此；但無疑地現在世界各國都在拼命地研究這新域，爭奪全人類生死攸關的原子能了。我國的科學是落後的，而亟須急起直追的。在這舉世若狂，爭先恐後，原子能白熱的時候，我們至少也該知道一點關於此方面的知識才是。

學過化學的朋友都知道物質是由分子構成，分子又由原子構成，而原子又由原子核與遊離電子組成。原子核則由質子與中子緊密結合，質子有正電，中子不帶電（認為是一個質子和一個負電子結成）所以質子與中子結合成的核仍有正電，此正電量恰和核外遊離電子所荷負電量相等，所以整個的原子仍是中性的。一個質子的質量定為一（約值），電子的質量因為與核的質量相較極小，通常略去不計，故一個中子的質量可視作與質子者同。而一個原子的質量即為原子核內質子與中子的質量和了。例如氦氣的一原子只含一質子與一遊離電子，故其原子量為一（約值），氦原子含二質子與二中子（原子核）及二遊離電子，故其原子量為四，最重的鈾原子，核中含一四六個中子與九二個質子，核外為九二個遊離電子故原子量為二三八。但很多種元素是有各種不同的原子量，這都是因為核內質子中子數的不同，我們稱之為同位素，如重質原子核含有一質子一中子，原子量便是二；而該元素有八種同位素，原子量從二三三到二四〇不一。太多的質子與中子在一起，很不安定，化學上所謂放射性元素，就是指這些像鎊錒等不安定的重元素而言，他們有時放出A質點即 α 質點，又有時放出B質點核內之電子這種放射現象叫自然放射，發現至今已歷五十餘年，人們早已司空見慣，不覺其新奇了。另一種叫做人工放射，是用機械力人為地使原子核變形，這是一九一九年英人羅則福德首先做成功的，他用 α 質點擊擊氮氣打出了一質子使氮變成氧十七（氧之一同位素），羅氏此一舉使科學界打開了新天地，人們對向人工放射上進攻起來，因為原子核既可變形，元素也就隨之變換了，那末豈不可以賤金屬變貴金屬嗎？人們像古代的鍊金術士般瘋狂起來，似已找着了所謂西人之石，正大量的點鐵成金了。不過困難仍是層層的：設計極高壓電流的不易，隨變效果的微小，變質費用的浩大，使科學家費盡了心血，黃金雖可變成，却付了較黃金本值更高的代價，簡直有些得不償失。但是他們仍在不屈不撓的努力研究着。

研究元素變形須用強有力的原子撞擊器，美人勞倫斯發明了原子撞擊器（又名磁電加速

器）而獲得一九三九年諾貝爾物理獎金，此器的簡單原理是用高電壓的電力反復吸引所用的離子彈丸（常用的變質是質子中子與 α 質點先用法將原子的遊離電子除去所得）使增加速度成甚大時，發射向欲撞擊變形的物質。其構造的兩個半圓電極連以真空管連入高電壓的電流，使兩電極在一秒間變換正負數百萬次，一處可通入所需撞擊物質，另一口為撞擊彈丸的出口。兩電極之間通入離子放電子使通入的物質離子化。整個的裝置在真空中。這種原子撞擊器所射出的彈丸便可用以撞擊核而使之分裂。一九三九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鄧寧教授與奧爾米博士便成功了分裂鈾原子的試驗，並發現有巨量的能隨原子分裂被釋放出來。不久之後德國丹麥的科學家也得到相同的結果。於是全世界的學者紛紛響應起來。他們發現鈾的原子核經中子撞擊後，不僅像其他輕小原子只作放射射線子的改變，實質是發動整個原子核的瓦解，將分裂成兩塊較輕的原子，估計可以放出二萬萬電子伏特的能量。他們又發現用中子撞擊鈾時，能產生二次中子，可以繼續擊中其他鈾原子使之分裂，此種鏈式作用在理論上應當繼續不斷，即新生中子越來越多，分裂速度越來越大，能的釋放越來越猛烈；但事實上却恰相反，他們說這是鈾的某一種同位素不適於分裂之故，乃假定 U_{238} 最安定不易分裂， U_{235} 最適於分裂。費盡心思用麻煩又艱難的方法分出來僅僅幾萬分之一磅的 U_{235} 又重作前試驗，果然得到了與理想相同的結果。

U_{235} 三五分裂時，所釋放的能量等於同量的煤所產生的五百萬倍，若用電力的單位來算，一克能生一一七〇〇千瓦特小時的動力。這是一種多麼偉大的原子能。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他的破壞力也大的可怕，若把純粹的 U_{235} 三五撞擊，便是一種驚人的烈性炸藥，其爆炸力與破壞力較平常炸藥大幾百萬倍，可以鬧得江河倒海，天翻地覆，宇宙毀滅，生靈塗炭。

然而人們若能善為利用這一種偉大的原子能，而不把牠用作一種自滅的利器時，他將成為人們最能幹的忠僕。純粹的 U_{235} 三五太易分裂了，我們可使用二三八和他的混合物以便控制，而做為一種有價值的燃料，替代了今日煤炭，煤氣，石油的地位。

把預備分裂的鈾放在水中，當分裂時所射出的高速度的中子便和水分子中的氫原子碰撞，將其大部分動能傳給氫原子，然後向鈾撞擊，並不減低效率。但在水一方面却因得到大量能，使其溫度升高，沸騰，化為蒸汽可推動蒸汽機做各種工作，於是以鈾代煤的原子動力蒸汽機出現了，汽車可以不用汽油內燃機，而以此代替，車上裝上一塊鈾便可以一生享用不盡，沿着公路暢所欲往，無論遠近，不必再光顧路旁的油站，省下無數的汽油費。火車，輪船，飛機等都可改良，一部分電氣用具將要落伍，農業工業方面將更發達，家庭中可以用鈾做飯，燒水，取暖……又經濟，又方便，又清潔，人類的生活走進一個新境界，人人可以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世界將真成大同世界了。

科學珍聞

北極氣象台

理砂

戰爭初起時，北極圈內蘇聯有一百三十七所氣象台，挪威有七十五，丹麥有五，但從格陵蘭到阿拉斯加只有七所很小的——其中四所在加拿大，美國陸軍航空基地在此次戰爭中雖已設立了一些，但却仍留有若大的地域未被包圍在內。

此種極要的天氣記錄對於美國氣象員已成天長日久之務，因為北半球天氣如何的主因由於北極地帶冷氣團與赤道附近暖氣的「熱的平衡」所致，若是對於極北的地方缺乏了精確的報告，那麼氣象局方面就只能做到聽說的猜度罷了！

上週中國會討論許可氣象局在北極設立觀測台，而美國須向加拿大，丹麥請求合作，而租借其地方以便安置設立。

同時美國政府人員也在私下進行着很有希望的計劃。經手的人是蘇聯中校他是北極地帶的負責者。

蘇聯和挪威可用較易的方法使他們在北極的氣象學者生活與工作。他們的氣象台所可在由陸地或水路到達，但在北加拿大和格陵蘭的某些部份却非藉空路不可。

蘇聯中校的計劃定了兩個主要的基地：一在麥爾維爾島的冬季港，另一在格陵蘭的秋爾。每處約須五十人和一所強有力的無線電台，一個飛機場。每處可作為一個大本營，屬有四所衛星台可遠在五百哩外（運輸的實際極限距離）其中之一分台設在格陵蘭上，那世界最北的陸地。此計劃甚至可能將觀測台設在離地若干哩遠的北極浮冰上。

此計劃不僅使氣象局可經常得到氣象記錄的供給。並且有數種科學，從植物學到地磁學可望得到助益。從科學上說，美國的北極尚是未開發的呢！

——自時代科學版

美國的公牛日漸減少

理砂

那種代表男性高貴的公牛是漸漸減少了，美國農園乳場的公牛經常地成了失業的不幸者，原因是：人工受精在乳場間已風靡流行起來。

人工受精技術的改善，使一匹公牛可做八十四的工作。於是很多的牡犢在成年之前就進了屠宰場。在內布拉斯加州自從科學先生調估了公牛先生的太太，有三千公牛倒斃於地了。去年在阿州有兩萬母牛是經試驗管生出來的，而全州計劃到一九五〇年須達到七萬四的程度。

人工受精有種種益處，在一個平常的乳場中養一匹公牛是危險的，飼養既費許多錢，牠又很少肯把全部精力用出來。可是去請一位獸醫來聽他把膠囊或特種注射管中的高等精液給那母牛來上一西西却顯然的是一件簡單的事，加入一個生靈協會，每年只需付會員費五元，另外每一匹母牛加收六元，而一年中可享三次義務手續的權利。

最重要的利益是可得好的遺傳，因為一匹參加競賽的公牛要值到二千元之多，遠非一個平常農家所能買得起的，可是如果加人了生靈協會，便可用有暇的代價得到優秀的遺傳原質一匹上等的公牛每年可供給一千四百匹母牛之用，並且或許能較一匹平常的公牛產生出佳好的乳牛。

——自時代雜誌

治療癲病之新藥

姜志超

之外。

癲病為世界上最多數之慢性傳染病。尤因其神經癲之可怕使人為之慄然。世界上三百萬癲患者無一日不期待著新治療法發現。最近有一曝曬光自美國加爾斯立癲病療養院傳來。即該院試用波羅命 Promin 來治療癲病。（波羅命本為一種新發現藥劑，為美國新合成之藥，用之以治結核病）。

其化學方程式為 Sodium p-p' diaminodiphenylsulfone-n-didextroammoniate (按結構與顯性性質皆甚相似而

皆為抗酸劑也)。於三年中對於一百三十七位志願患者，每日注射三四，結果百分之五十八治愈，百分之十延長注射一年癲病消失，其他百分之三十癲病減少。如不施治療之患者，病數有增無減也。波羅命於注射一定期間須休上數日，否則有損來血之危險。現該國立癲病療養院之醫師對於以前之治療如金製劑及白喉抗毒素等皆不信任。惟大楓子油看來尚有點効力。但注射後患者甚覺痛苦，故亦有避免使用之傾向。

醫葯消息

理砂

一種德國設計而綜合成功的化學藥，名叫「派里司頓」(Pentosan) 與水混合後而被納粹黨人用作血漿的代用品。一種似樹膠而較樹膠更安全的物質，極難與他物起作用。

美國醫生將寶靈素 (Penicillin) (一種殺菌特效藥) 與永淇淋混合裝在紙杯中重新凍固，用以治喉痛，猩紅熱等症。水淇淋把藥的苦味洗沒，而可使小孩或棘手病人容易服下。

美國醫學會刊發表對家體老妻「頑酸」的不良言論。說如果將頑酸誤入一個小兒的藥方時，能有致命的危險。而某醫生說：「如果是為了洗去眼中的膠時，重安酸鈣(小蘇打)的稀溶液較頑酸更為有效」。他的忠告是：把頑酸調出藥瓶之外。

讀完這冊「青年人半月刊」，請把它轉贈給你的青年友人。

青年與事業

青年與事業

英石

「青年的心是熱的」。忘記了誰會說過這句話。的確，青年們多是責任心重的，青年都有着向上的心，和堅毅的志向。對於他們雖然不能達到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似的大丈夫，大英雄，大豪傑的境地，可是不屈不撓，勇往直前，却是他們的特色，普通一般人多以爲青年都是未經世故毛手毛腳的小孩子，豈不知這一般初出茅廬的毛孩子，做事是那樣的熱心負責，一般人說青年也有許多腐化的，可是這不能說是青年不對，而是惡劣社會的環境造就了他們，黨染了他們，進一步講，無論任何青年在未入社會之先，或由於客觀的見解，或是因爲經驗的事實，以至於見到父兄的作爲，一定對社會抱懷疑態度的。而想用有力的手腕將惡濁的社會改組；可是現在的社會，對於青年是不樂於容納的。何況又當這大敵結束，百物難覓，僧多粥少，人浮於事，不一定就有青年的出路於是乎就有人賦閒了，有人頹廢了，更有人高唱起「畢業即失業」的論調，這一切難道都是社會不對嗎？是社會不需要他們嗎？這很有討論的餘地。

普通每一個機關團體之中，都充滿了工作的人員，偶然有一個空缺，立刻被主管者的皇親國戚補上去了。沒有面子人情的根本就別想踏進這繁榮城，青年人們呢，是更沒有掙錢的餘地了！即使因爲偶然的機緣關進去，前面就說，青年是盡責任的，他們總希望能夠盡自己的力量，竭力幹下去，同時看到同事們的敷衍，自然要疏遠了，這一來却得罪了同事，他們以爲他要把話上司而離開同事，在先入爲主的條件下，於是便在上司的面前進讒言，上司一不高興借個事由就可以發揮，輕的停薪留職，重的就得撤職，這是青年的不對嗎？青年們抱了一腔熱血，有的學工程，有的學醫，有的學法政，在他們的初衷，不過要是替國家社會努力罷了，可是結果呢？大謬不然也。學工程的不能做工程事業，學醫的不能做醫生，學法政的不能做法律有人照顧。更可憐法政同學，畢業後仍須畢業審查，才可以在法院供職。這一來壞了，法律系的做了商人，學工程的作了推事，更有那些不能讀進社會來的，只好失業了，這不是所學非所用的怪現象嗎？學到了技能而不能施展所學，這多叫他們傷心呢？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句話一點不錯，青年在到這社會之後，而得到的是血的经验。那就是現代的社會，完全是被奸詐，虛偽，排擠所支配，根本不容許認真，負責的存在，於是純真無邪的青年們便學到了推諉，欺侮，賄賂等等的家本領，自強的意志也由方面圓了，其上的棱角完全都被磨光。這時候，他不但根本不想改造社會，而反被社會改造了。

。不久的將來，他也會厭惡另一批初入社會的青年們胡作非爲了。這樣他也要成爲以前所痛恨的貪官污吏，奸商以及不負責任的公務員了。

我們需要這種青年嗎？不！我們需要的是奉公守法有偉大犧牲的青年，可是這種人却不是社會之所欲容納的。啊！這矛盾的現象，是誰應當負責打破呢？是你嗎？是我嗎？還是社會的本身呢？不是，都不是，負責責任的倒是國民的全體，是每一個人都應當加以努力改造的，最後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要努力！努力改造這惡濁的社會。

我同情你，青年朋友！

高微

我友，我是同情你的。我友，我懇求你不要太悲傷吧！我友，到現在我的耳際還迴響着你那坦白的言語，你怕我譏笑你，歧視你，我友，我們都是青年，我怎麼會譏笑你，歧視你呢。我的友人，你說，過去這八年悠長的歲月里，你沒有作到一點對國家有益的事。你說，你僅僅引以爲安的，便是你還恪守着青年人的本位，作一個知道求上進的青年而已。並且你還拿出了一本小冊子——里面全是你的生活片斷的記錄！你給我那清晰的幾個字：「祖國祇可予我以懲罰，不可予我以原宥。」啊，我友，我被你這幾個字感動了！我是同情並明瞭你的，友人啊！你曾談起了你的志願，你說青年人是應該天之涯地之角開闢開闢的。「曠蕪盡善，行萬里路的樂趣是有的。」你堅決地相信着並且對我說。你又說你沒有能到大後方去，你恨，恨你自己。其實這不能怪罪你的，推算起來，八年前你的年齡也不過十三四歲甚至還幼小些。那時你們都太年輕，你們沒有力量，進一層說，你們不能離開家鄉，也沒有理由在這樣幼小的年齡便拋棄了家鄉，遠離家鄉到大後方去。即便你們能去，沒有人接濟你，沒有人援助你，你自己吃盡了苦，飢，寒，——是小事，豈不要給國家無形中增加了些累贅和負擔。

我友，你曾對我這樣說過在八年間你常常感嘆的話：「這許多青年人的力量，被敵偽壓抑着全像遊子一樣地遊離了！沒有把熱和力量獻給祖國！」是的，青年人的力量是雄厚的，像狂風中的巨浪，怒吼着，前進着。可是這些雄厚的力量並不是你們不去貢獻出來，乃是被擱棄了！擱在敵人的勢力圈里。祖國只有痛惜，不會有責罵的。

友人啊！在敵人殘暴勢力下沒有得到喘息的無辜同胞們，今日便得到了真正的喘息？呵！可憐的同胞，八年間作了倭寇的俘虜生活的奴隸，難道在勝利後的今日仍然還要作中國人的俘虜和生活的奴隸嗎？那群懦弱的同胞們，他們抗戰了，抗戰，難道這不是中國公民所應盡的義務嗎？有甚麼應該避諱的？天大把地大在解開舌端，要知道這自己的光榮的官職，正是對那自憐於心的同胞，一種侮辱，一種得意的傲慢，引起不起人的笑話。

我友，青年朋友，把你的心情舒暢起來吧！這不正是你們一個自力更生的好時機？我們唯一的目的便是「幹」！人生是以幹爲目的。不去幹，一切美好的理想全是一紙空文，是現不出什麼來的。我們青年人，尤其是中國的青年，我們應該受享，受享的是在等待着我們用自己的手，血和汗水去作的。是太多了！一切事業的成就是不會惠負了我們青年人的熱血和力量的。我友，及時努力着幹吧！所有的青年人是會援助你並同情你的。



苦 悶

神 女



王 彬 刻

木刻之頁

木刻之頁

浪漫派畫家——陀拉克羅亞



探薪者（米勒原畫）

母
振刻

藝 亦

馬克斯·維貝爾

WINTHROP PARGEANT 原著

美國大耐刻之詩人，哲學家；美國現代派畫之開拓者

馬克斯·維貝爾所作泥塑之風，景質，純樸之人像，及石板似的操體，一般人看去是異常沈重，粗獷，而又拙劣的。但與藝術家相較，則維貝爾之作品，却能代表其為美國最偉大之藝術家，世界僅有大藝術家中的一位。少數生存在庸俗的藝術家，是非常普遍地為一般習畫者，或觀畫者崇拜。而今這種崇奉專有的聲譽，是已宜揚到更廣汎的社會中去。事實是維貝爾的傑作已被國內每家著名博物院購求，懸掛。這些作品是均曾獲得藝術界最榮譽之褒獎，收藏家有時也難以萬元爭購的。

維貝爾不是富貴派畫家，他不憂發自然。像多數大畫家，捏造後，藉一種生動的容態漫影，修飾後，再與其他牽強附會，直待表現出獨自構思之具體之表情為止。作品之可貴，在其大刀闊斧之裝飾，微妙之彩色。更因作品含有虔敬，幾乎宗教化的濃調，去描繪畫中之主體。這類主體多時是怪傑，死板之婦女態，個個之樹幹，消漫之猶太法師，強壯之勞工，或花草，或一般靜物，他都是用一種古代之莊嚴繪繪，所以看去都有濃約中決老冷酷之色意。

賦予平凡的物體，一種詭異的，詭異的神聖。這種才能多半是馬克斯·維貝爾生就既有的。實際他不過是一個矮小，肥圓，和藹，髮白的人，除去有一種孩童的熱心的態度外，與住在紐約郊外一大耐刻一之數百居民沒有甚麼異點。伴雷羅羅的妻子和女兒，(一個兒子在海外作陸軍)，住着一幢簡樸的西班牙式房子，這與與當地其他房屋一樣。他是信奉正教的猶太人，是一個賢明的居家者，一個親睦的鄰居。的確，馬克斯·維貝爾是大耐刻唯一的奇才。他可說是

一位大有學家。兩卷發行的詩集證實他還是卓越的詩人。他肯棄棄做音樂家那類有希望的生涯。他是博通希伯來，俄羅斯，德意志文學的學者。既使那不開藝術的談話，亦常含備着多人認爲是哲學家或教士獨有的深奧。他論釋上帝，命運，生存的目的，說是同他需要晚餐的實際。他不斷地尋注找人類道德基礎，帶成一種關於大耐刻，怡靜的，永久的古加爾地亞(Cathaca)之境域。那是萬物酷似比現今與日本交遊之結局更重要的敘利亞之文化，亞斯坦之藝術的世界。馬克斯·維貝爾以遠大的眼光去審評人生。他能在花間，在原始的非洲影象上，從馬德奧雷阿斯(Marcus Aurelius)的引證裡，或牛乳瓶上找到美感。在找到美感的極地方，找到了他生存的目的。

維貝爾的父母，在一八九一年從俄國後奧里斯捷克(Mila Lysak)帶他到美國。十歲時送入勃盧克林(Brooklyn)之中學。讀完沃爾頓(Walton)藝術學院後，二十四歲時，在維基尼亞州(Virginia)之林區堡(Lynchburg)和保尼亞塔州(Minnesota)之杜魯斯(Duluth)教了幾年美術。大約積蓄下二千元。跑到那時藝術中心地巴黎，度着一種苦高藝術學生的生活。他以這二千元度着勤儉儉儉的生活來持續下三年學期。當一九〇九年，他回美國時仍穿着當年留學巴黎穿的衣服。然其入之內心已非常富矣。在巴黎使教授們稱讚，維貝爾初作畫就很容易精通了慣例的學院畫法。但不久他被拉達摩斯(Matisse)及彼德羅(Debrais)在作初步試驗的革新現代派藝術園內。做了法國最偉大後期印象派畫師賽章(Ceasars)的愛徒，享到復興與斯大畫家畫師(Timari Eschere)親密的友愛。對西班牙去學埃格勒古(Guigo)奇特發光的畫面。他遍遊各博物院，去研究埃及，敘利亞，波斯及中國的藝術。他那立體派之嘗試，即後來被後進家詬病之理想畫法。他是油畫，水彩畫，樹膠水彩畫及木板畫的權威者。他是一個牛拙或人形的成器顯者。

國唯一的現代畫家。同達不懂畫草，高爾(Chapman)，或瓦歐(Van Gogh)等畫的美國人合作，他們是很難瞭解那強力的骨格及立體派的構思。一九〇九年，在一家麥第森路畫框店後展，他首次的展覽中，得到的僅是諷評的怪叫，結果無疑銷路狹隘。畫家們承認他的大貢獻僅畫工，並不理解他那幽解自然的作風。軍聲鼓，維貝爾住在一間小房內，用一個微燭的煤氣爐煮飯，孜孜不息地作他目擊自然的畫。數年後，在第五十七號街美術館，當現代藝術(好的與壞的)變作普通商品時，藝術界方發現維貝爾是正確的。獨手空拳的他，作了美國現代派畫之開拓者。

如今，維貝爾喜悅地覺到自己的堅強，懷疑地表示說：「你看，我居然能成一個偉大的成功畫家」。成功並沒有改變了他。仍然早晨六時起牀，仍然作自己早熟的咖啡，仍然走來走去結構自己的圖案。他的畫家在大耐刻房子的車間上。像外科大夫手術室般的整潔。在裡面一天工作八小時。他從未看過過維持兒。他的風景及人體畫，均採自幻想。有時藉助於在散步或孤獨時，書筆的迅速激草的素描。在他極短的休息時間裡，插畫無聲電影，或靜坐聆享女兒戀愛(Tony)的鋼琴奏曲。他得意的作保爲(Bonnet, Marcus Altstein, 和 Rauschenberg)。

與他自己的博識，確心的美感。維貝爾不感到憂大，從不感到嚴肅。一個易惹，隨快的驚人，他將要逐步地，歡欣地上下跳躍，同酒席的談話，發瘋的情緒，揮扎度去六十四年。朋友比擬他像中國店裡賣的磁罐動傳。這種動傳是恰當的。在那無時間的色與線的世界中，博識年老的馬克斯·維貝爾，大概是美國最快活的一個人吧。他從不願意關明他自己看學的那個簡潔的散文「教化」，他說：「酒桌，酒杯，洋布，椅子，懶睡，畫框，畫畫，最衣，都能獲得，祇要人自己都知道怎樣稱呼那些人間無生靈的小東西。但若能懂得教化，止有人們能以親愛，能以透視，去察觸，去觀察東西了。」

此篇係譯自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美國最流行之雜誌 Time, P. 26-29

①亞洲之古地名，在波斯與幼發拉底河流域。
②羅馬皇帝，耶穌紀元後一二二一年生，一八〇年卒，卓有聲譽之哲學家，猶直爲斯多噶(Stoic)哲學派之最著名者。

③歐戰地名，波蘭之東北方。
④意島(Loog-Jaland)西部之海港，紐約市之一部。

—英文版—

Porpoise, Esq., Villa Lulu, Nice, A.M., France.

10. Please forward all letters to this address,

(Signed) W. Willoughby-Porpoise

I turned to the composer of this document with mingled admiration and surprise.

"Very ingenious," I remarked, "but what's the use when you come back and find your house burgled?"

He chuckled at this, and his face glowed like the sun. "I think you ought to know," said he, "that all the time they are reading that notice they are standing on a hidden bell-push which rings an alarm-signal in the local police-station."

十，各信請寄至此住址。

(手簽的名字) W. Willoughby-Porpoise

帶着贊美和驚奇的心情，我轉向這文件的作者，

「妙得很，」我評論道，「不過當你回來而知道你的屋子被侵時，那有什麼用呢？」

他聽了微微含笑，同時容光煥發起來。他說：「我想你應當知道他們在念那個布告時，他們正踏在一個被隱匿的鈴鈕上，而使本地警局的警號响起來啊！」

——譯自「笨拙」

翻 譯 練 習

請將下面的英文譯成中文，寄交本刊，最好的一篇贈本刊兩個月，以外佳作五篇，各贈本刊一期。

本月二十五日截止，稿尾須注明學校或職業地址及真實姓名。

I find no difficulty in believing that you will attain, if you have not already attained, your ambition of writing English as no other Chinese can; for your letter is in faultless English, and long as it is, nowhere betrays, as nearly all foreigners' letters do by some trifling lapse in idiom, that its writer is not an Englishman. I receive many letters in English from foreigners, but do not remember ever having had occasion to say this before. If this statement can serve you in anyway, you are free to make use of it.

毛秉信英文講座

1. 時態的運用 about tenses 無論任何的發言最先要決定 tense 的運用；其要訣如下：——

a. 決定是要表示動作的時候，

b. 決定是要表示動作的情形，

每句話祇可運用上列任何一類，決不可以在一句話內含有上面的兩個意義，所謂含有兩種意義者，乃指說「論及時間副詞」的應用；因為這種「論時副詞」有兩種：其一是「指定時的 point of time」；其二是「指情形的長久性的 period of time」；其配置法，如下：——

a. 表示動作的時候可用「指定時副詞 point of time」如 today 今天，yesterday 昨天，tomorrow 明天等；

b. 表示動作的情形者可用「指情形長久性的副詞 period of time」如 for a few days 經過了數天；since yesterday 自昨天迄今等。所以如果句中的動詞用了個表示情形的動詞，而其副詞若用「指定時 point of time」那就是錯誤了。例如：

He has written that letter yesterday 解譯：has written 乃表示動作情形為專造，但 yesterday 乃指定時，那就是言語矛盾了，應改為完全過去定時 He wrote that letter yesterday。對於這番還有許多高級學子以為下面的寫法是不錯的；其實牠是大錯而特錯的。應注意之：——

He had written that letter yesterday。解譯：had written 仍是指動作的情形與 yesterday 指定時仍是矛盾，象之 had written 這種構造不能用在單獨一句中的；其詳細在下文自有詳細的解譯。 (未完)

THE METHODICAL MAN

My friend, W. Willoughby-Porpoise, pointed out to me a large framed notice hanging in his hall, which to my astonishment bore the heading in large black letters—

NOTICE TO BURGLARS!

“Read that, my boy,” he said. “You knew that I was going to spend the winter on the Riviera. How’s that for system and preparation?”

I read the long neatly-printed document with growing astonishment. It was surrounded by luminous paint and ran as follows:—

“The owner of this house is a very methodical man and would be much obliged if BURGLARS would observe the following RULES;—

1. Use ash-trays when smoking.
2. Wipe your feet on the mat before going to upstairs rooms.
3. Make no finger-prints—for the owner’s sake as much as your own.
4. Leave the rooms as tidy as you find them. No cupboards or drawers are locked.
5. Fasten up the safe before leaving and place the key on the top where you found it. Papers inside are only valuable to the owner, and might be damaged by fire, flood, etc..
6. Please leave knives, forks, etc., in the pantry as they will be wanted by the owner for a meal on his return. They are worthless—all plate, jewellery, and other valuables having been placed in the bank.
7. Take care that you do not allow any dogs, cats, or other animals to enter the house.
8. Please remove quantity of old razor-blades in the bath-room, also old suit-cases and clothing.
9. Please ensure that all windows, skylights, etc., are locked, and drop a reassuring postcard to the owner, W. Willoughby-

有心人 本社

我的朋友W君，把他門廳上所掛的大幅裝框布告指給我看，那告示用大號黑字標題使我驚駭——

夜賊注意！

「試讀之，老友！」他說道。「你知道我曾打算要到 Riviera 去過冬的，拿這個來作為有計劃而預備的東西，怎麼樣呢？」

我對着這篇印刷精美的長文件，愈讀愈驚訝，這布告是用夜光漆圍繞着，其辭句如下：

「本屋主人為一很有秩序者，夜君子苟能對下列規章加以注意則屋主感甚幸甚：

- 一，吸煙時須用煙灰碟。
 - 二，上樓前在席上擦擦淨足。
 - 三，勿留指印——為君己身計亦所以為主人計。
 - 四，去前務使各室保持原來整潔，洗刷抽屜皆未上鎖。
 - 五，去前鎖好保險箱並將鑰匙仍置箱上原處，箱內文件儘對主人為貴重物，或將毀於水火，故請鎖好箱。
 - 六，請把刀叉等留在火食房，勿擲去，蓋主人歸來要用餐時尚需之，這些都是不值錢的——所有的金器，珠寶及其他貴重物皆已存置銀行中。
 - 七，請留心勿使任何狗貓等獸進入屋內。
 - 八，請把浴室中許多舊雜刀片拿去還有舊老的衣箱和衣裳也請一起拿開。
 - 九，請保證各窗戶，天窗都已下錠鎖好並順便寄一明信片，說明一切已經進行，以安屋主之心。
- 屋主 W. Willoughby-Porpoise, Esq., 在法國 A.M.州, Nice市, Lulu別墅。

將這封

無法投遞的信

溪蓀

寄給妳在天之靈

筱芝：這是多麼意外的事情，在極緊張的一剎那妳竟中了槍彈臥在血泊中，沒有力量掙扎，默默地離開了我們。我不敢去想在那時妳是一種什麼心情，最後的喘息我想是難過至極的。妳渴望著我們的營救，妳祈求著生命的延長，但是注定了的命運，沒有人去救妳。在寂靜的深夜，妳一個人倒在醫院的長廊上。妳有許多話要說，可是沒有人聽。妳有很大的志願，可是沒有成就。千百件事業繞在妳的腦際。槍彈的毒辣掌握之下，妳沒有力量再爭鬥，再呼喊，沉沉地走進了人生的末路，和世界永別了。可是兩天之後，妳依然半睜着眼睛，張大着口，是不是妳渴求同伴們的來臨急欲申訴妳的衷情呢？

現在妳拋棄了世上的一切，離開了一年不見的父親，整日偎依着的母親，同這一群日日相愛着的同志。妳雖然含着無底的深怨，可是妳已輕步入了神聖的天國，那是一個沒有絲毫罪惡的樂園，在那裏永遠不會發生像這樣的慘劇，在那裡沒有惡濁，沒有輪迴，妳可以永遠永遠地活下去，一直都是快樂的。

爲了妳的慘死，我們流着無盡的淚扯開了漫長的回憶。以前的日子，妳活躍地呈現在大會中，爲了數百可憐青年的前途，攪動着腦汁

，發表出合理的意思。妳伏在桌上爲大會作着記錄。一幕幕清晰的情節，怎能不令人憶及那紅潤的面孔，睜得大大的眼睛。但是事實的促使，如今印在我們腦中的却是一副含着深怨再沒有動作和血色的臉與那半張着的嘴和口了。妳爲了數千萬青年人的幸福，犧牲了自己。帶着一粒惡毒的子彈，永遠地離開了我們。芝，我們怎麼能向你表示感激，又怎麼能向妳訴說我們這慚愧悵悵與思念交織在一起的情緒呢？



這是我在張家莊，在奇奇：這得皮
這是一張怎麼，實老麼也
的時平麼一麼怎，實老麼也
芝。她了忘別，有沒也

離開我們以前的晝間，妳爲了近來不幸的遭遇，傾訴着妳的衷情，妳立志終生不嫁，爲個人和世界爭取幸福。極端的酸辛促使妳，流出了在妳眼中輕易見不到的淚珠。誰想到那就是妳一生之中最末的一個白天？晨曦旭的太陽照著妳的臉上面的淚珠，不時閃閃着光輝，那充滿了勇敢奮鬥有毅力的眼睛，那寶貴的一剎那，難道這就完了妳的一生，就再沒有第二個白天降臨到妳的身上了嗎？

費同學筱芝殉義紀念特刊

徵文啓事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
且止住我們的悲傷與憤恨來讀完這一段話。
死者能否瞑目，全看我們生者能否得到成功，我們要團結一致，拿出我們最大的力量，使死者永遠安息，生者長久安生，我們一方面要貫徹我們的主張，堅持我們的要求，爲死者伸冤，爲生者請命，一方面也可以利用這一塊小小的「我們青年人自己的園地」來說明我們的苦衷，發出我們的呼籲，以堅強我們的意志，鞏固我們的陣營，並求得更多人的了解，同情和援助。稿件體裁不拘，收稿處大柘路二十八號本社。



淪落在死亡線上的

一群青年人的集中營

平 中 縮 影

本社記者 王塚

「報告校長，剛才領三千斤苞米，現在不給了，給換了三千斤地瓜乾。」……使我們不敢想到在這同一的都市裡，還有穿着毛皮大衣圍着洋爐的男女學生們，在喊着「靈魂呀！靈魂呀！愛人呀！痛苦啊！」

在人和路上，有一所稱做「中學」的學校，那就是縣立平度中學，矮矮的圍牆中包圍着兩所房屋，就是在學校的整個校舍，原來這其中的一所，是敵人用做幼稚園的。另一所是敵人的一所小廟，現在却被用來收容這一批死亡線上的青年人。

我們在圍牆外繞視了一週後，走進學校大門，有一張佈告牌掛在辦公室的後面，上面寫的是關於「吃」的事情，我們拜訪了校長侯賓雨先生，在一間教務，訓育，事務兼校長辦公室裡，侯校長讓我們坐下，這辦公室是非常簡單的，但校長却是一位非常健談，非常誠懇的人，他滔滔地告訴了一些我們很難想到的事實。

原來平度中學設於平度縣，過去在敵人的摧殘下，維持了數年之久，今抗戰雖已獲勝利，奈地方不靖，縣政府流亡即墨，平度中學本為隨軍移動，所以不得不隨之漂泊，平中原有三分校，現在分校已經失散，能隨軍來青僅本校而已。在過去學校經費由縣政府及軍隊負擔，現在縣政府流亡，軍隊食糧不足，甚且兵士至今尚沒有棉衣，當地人民困窮，根本無力來支持這所學校，學校不得不自己設法來維持這一批青年。

這所平度中學現在收容了的四百多學生，一部分是隨軍而來的，有一部份是聽說學校在青島設立而趕來的，但又有一部份已經回到鄉間去了，因為不回去將要凍死在青島，他們的衣服是很樸素的，差不多都是黑灰棉褲，但有一些到現在仍舊是夾衣服，他們的學校，沒有經常收入，完全依靠外界的捐助，社會急公好義人士所主辦唱義務戲的收入早已用盡，所捐的食物，僅可支持到十二月終，這一批學生是需要活命的，校長先生是盡其所

他們的食糧，是地瓜乾，他們曾哀求過難民救濟委員會，他們發給了五千斤苞米，現在已經吃盡了，他們儘多活一天，他們不敢吃飽肚皮，地瓜乾是他們的上好食品，他們節省着，寶貴着他們唯一的食糧，學生們的臉色是青黑的，這一群年青的饑餓者。

當校長正講得很傷心的時候，推門進來一個學生，「報告校長，剛才去領三千斤苞米，現在不給了，給換了三千斤地瓜乾。」

這突如其來的報告，使校長沉默了，尋思半天說道：「地瓜乾我們也得趕快去領，討飯吃還要挑揀嗎？」

原來是商會為救濟他們師生，發給了三千斤苞米，到去領的時候，給換了地瓜乾，這三千斤食糧又能維持幾天呢？他們求救求遍了，以後不堪設想。

侯校長說：「我盡量地給他們找職業，使他們離開學校，但有朋友有面子介紹三兩個學生，怎能安插這許多呢？」學生們現在有的在擺小攤，有的混到軍隊裡，這一次招考警察，我勸他們去報名，但是因為無錢照兩張像片而不能報名的很多很多，結果報名的有四五十人，而到考試的時候，去的學生却很少，原因是考試一天學生在外至少須要五百元的飯費，學生們自己無錢不能出去應考……」侯校長講的異常痛心。

侯校長又帶我們到各教室裡去看了一下上課情形，學生都坐在地上，用他們的兩個膝蓋做椅子，他們沒有書，只有半截鉛筆和零亂不整的一冊筆記本，在用心的抄寫着先生講述的功課，這裡不僅是他們的教室也是他們的宿舍，在他們下課後，就各人展開各人的簡單行李，寢於地上。

讓我們再說一次罷，這裡的學生是吃着不能飽數量有限的地瓜乾，穿的是單夾衣服，坐在地上上課，晚上還睡在這冰冷的教室地板上……

我們親眼看到這一批青年的生活，使我們不敢想到在這同一的都市裡，還有穿着毛皮大衣圍着洋爐的男女學生們，在喊着「靈魂呀！靈魂呀！愛人呀！痛苦啊！」的。

幾個不同的寫照

修養

元人鐵蹄下的愛國志士

——鄭思肖

思祖

鄭思肖，字所南，一字憶翁，是宋末的太學生，家鄉在福建連江。他的名字，是當南宋亡國後改的，隱喻着不忘祖國的剛強意志，蘊藏着無限哀婉的心情。「思肖」就是思趙，「所南」就是南方是宋朝的所在，「憶翁」也是憶念宋朝的意思。他原來的名字，現在無從考查了。當元兵南下，他曾把自己救國的意見，用書面陳說給國君，因為言詞切直，觸怒了當局的要人，所以沒有被呈到君王的面前。「忠漢滿而願進兮，如被離而障之！」他的心是極端悲痛的。宋亡以後，隱居姑蘇——蘇州的風景，都被人迷戀着，橋梁碧水，屋宇隱在綠陰蔭蔭中，是很有詩意的。月夜泛舟，聽那寒山寺的鐘聲；踏雪郊行，訪那鄧尉山的梅花，是如何使人神往呵！可是他不能陶醉在這自然境界裏，他只是忠憤在火山般的噴發着，哀怨在江水般的流動着，每聽見南風吹動着樹葉，就以這是君王呼喚他的聲音了；每看見落花隨着北風飄零，就以這是人民思念故國的眼淚了；他曾這樣的流露着他的哀傷：「一葉飛秋萬樹寒，行吟憔悴倚欄杆，潮明只憶晉朝事，滿眼黃花淚不乾！」（絕句）「郡國殘民少，君王何日歸？不知秋後雁，獨得向南飛！」（偶成）。

他聽見元人的語言就掩耳疾走，靜坐睡覺，也不向南方北方。住家有匾，題曰「本穴世界」，「本」字下面的「十」字移在「穴」字上，便是「大宋」，意思就是「大宋世界」。所著的作品有一種叫做「大無工十空經」，「空」字去掉「工」字，再加上「十」，仍是一個「宋」字，所以這六個字的意思就是「大宋」罷。他的名子是隱語，著作是隱語，真是象徵着無限的隱痛啊！他喜好繪畫，當時和趙孟堅，謝開等，皆擅絕藝。在宋室垂危，畫院亡後，曾在藝術的淵藪裏放射出個人的光芒。所謂蘭，竹，梅，菊四君子畫，到宋朝才完備，思肖却更創始了「墨蘭」的作風。鄭午昌中國繪畫史云：「墨蘭，始自宋末，趙孟堅，鄭思肖，文人寄興，多好畫之。」可是自從改朝換代後，他畫蘭就不畫根和土了。人家問他，他便說：「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也？」他懷着一腔血淚，又開出「沒根墨蘭」的畫法。他畫好以後，每每毀去，逢官貴人問他討，他連印都不蓋，反而庸人孺子問他要，他倒高興給他。有

一次知府問他要墨蘭，知道他是不輕易給人家的，便答應免他的田租，他氣憤的說：「頭可得，蘭不可得！」知府也奈何他不得，只好算了。他的題蘭云：「玉象凌風挽不回，暮雲常合楚王台，青脊好在梅花裏，招得香從筆底來。」又題畫蘭云：「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凋，清風萬古。」其高遠可見。又南山老松云：「凌空獨立挺精神，節操森森骨不塵，半夜波濤驚鶴夢，幾番風雨護龍身。心貞寧受歲寒變，氣老常涵古意新，終見取爲梁棟去，素烟空鎖碧嶙峋。」又題蘭云：「鍾得至清氣，精神欲照人，抱香懷古意，懸國憶前身。空色得開曉，晴光淡弄春，淒涼如怨望，今日有遺民！」這簡直是以松蘭自喻了。所題畫菊，表現其狷介清操，意尤明顯：「花開不並百花裝，獨立疎籬未肯凋，寧可披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無怪仕元的趙孟頫（子昂）屢次來拜訪他，雖同爲藝術家，思肖都給他一種閉門的還擊。論者謂：「宋人善畫，要以一……寫主，是殆受理學之暗示。惟其講理，故尚真……」他的藝術精神可以說是如此了。

他也是詩歌的愛好者。他的詩，更是中國民族史上的巨星。字字表現着愛國的血淚，句句流露着復讐的意志，正直之氣，達於雲表。試看所舉的詩：「有懷長不釋，一語一酸辛。此地暫胡馬，終身只宋民。國書成底事，報國是何人？恥見干戈裏，荒城梅又春。」（德祐二年歲旦——時逆虜犯行在）

「未能歸趙璧，我不厭干戈。萬古青天在，三年白骨多。春風仍日月，世界自山河。寧忍委國難，飛身入薜蘿！」（書憤）

「劍氣凌凌夜屬天，忍觀禾黍廢蒼烟！夢中亦問朝廷事，詩後唯書德祐年。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無主月空圓，如今好樂毛鷄子，望北長驅馬一鞭！」（偶成）

「百萬胡兒犯天朝，奔南狩北恨迢迢。我非辦得中興事，一點英雄死不消。」（春日偶成）

「不變不變不變，萬挫以死無二心，解呵海嶽尙翻動，不信不滅大羊群！」（庚辰歲旦歌）

像他這樣的詩，誰不敬仰？誰不興奮呢？他使你細胞自然的在跳躍，他使你血液不熱的在奔流。並且使草木含悲，風雲變色。「書生倚劍歌激烈，萬壑秋聲助幽咽！」思肖之詩，可以當此了。

他的詩裏也反映着當時的歷史，郊行即事云：「一變太平業，民生若失巢，乏牛耕瘠土，多馬擾荒郊，花開半寂寞，穀田今長茅」可以想見烽火之後人民生活困難了。書憤云：「天命尚堪談，大夫空羨新！」可以想見擁護元朝的大有人在。秋成云：「王莽泉貨成底事，東都仍用五銖錢。」可以想見元朝的新幣制出現了。世事日非孤雁鳴——他憤涼悽楚憂鬱哀痛。遁得心理昇華「想蕭蕭落葉歸隱，遠與世相拋！」結果逃身歸自號三外野人。把住室寶

掉，來周濟人民的急難，把田地也捨到寺廟裏，只留了幾畝田地，作爲衣食費用。還和他種地的說：「我死則汝主之。」真是國已不國，何以家爲了。從此居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遺宮，無不遍歷。他的湖上漫賦二首云：

「藤崖香潤雨初乾，石壁飛泉噴雪寒，啼斷高崖山更靜，青松影下倚欄杆。」

「一湖湖光鏡面平，暮鷗過盡斷雲輕，狂來飛上高峰頂，跌坐松柯叫月生。」

又訪隱者云：

「石竇雲封隱者家，一溪流水遶門斜，滿山落葉無行路，樹上寒猿割斷花。」

那有沖淡清幽的風格，好似真的成爲隱士了。他的遊觀香山懷輝僧賞月溪云：

「天地一閒人，孤雲自在身，去來心不礙，語默意俱深，山疊千層樹，花邊四望春，舊年同笑語，今日獨登臨。」

並且語近禪機，好似真的成爲世外人了。其實這都是眼淚流到肚子裏的作品。「最痛苦的不是流眼淚，最痛苦的是沒有眼淚。」誰能知道他這種詩歌的心呢？

有一天他在夜裏吟詩，月光皎潔的放着光輝，映照古老的屋子。他的愁懷中流着要跳出身軀的血液，在枕上翻轉反側，一個字也作不出來，不知甚麼時候就昏昏沉沉的睡了。却忽然在夢裡得了五個字：「翻海洗青天」。他高興的不得了，正要繼續作下去，忽然有人叫他，已經太陽爬上樹梢，雞在喔喔的叫着。他於是足成寫憤三首：

「自計志頗大，頌歌慷慨辭。覆肩無說處，仰面獨行時。秦係心髓聚，生靈命著跡，當今欲平治，舍我則云誰？」（其一）

「開眼看得，愁來只自顧，六年萬苦，四海一歸理。歎命巧相值，數時痛可憐，初觀深夜月，猶恐照胡天。」（其二）

「朝廷權禍，民物苦頭過，晉帝漢江讀，唐皇幸蜀年，胡雲行白日，翻海洗青天，辦得大事了，胸中即泰然。」（其三）

第一寫他那晚上的抑鬱心情交織着憤恨的意志；第二寫他那晚上對着月亮的愁思故國；第三寫那晚上夢中的句子，道出一生的志願。「翻海」「翻海」「舍我其誰」！都似天風海濤使人雄放。「夜月」「胡天」又無可奈何，凄凉哀怨的使人潸潸淚下了！這段詩話，實在是文學史上珍貴的資料，可是研究文學史者，都注意了「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一類的故事，把這民族靈魂的文學史讀反而漠視了。

他的思想，一方面受了宋代理學的影響，一方面受了宋代亡國的刺激，因此凝集在一起，構成了他的愛國哲學。當宋朝受了元人鐵蹄的蹂躪，一般人都以爲朝代變了，宋朝亡了，而他獨大聲疾呼的喊着宋朝的存在。他說：「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今天下人悉以爲非趙氏天下，愚哉！」（一是居士傳）。

他把「宋」分成「形上」「形下」，「實質」「形式」的區別。「形上」「實質」之宋，是種現象的宋朝存在的精神，「形下」「形式」之宋，是指具體的宋朝存在的疆土政府。用易學辭狀是此器」的話來解釋，可以說一個是「相象的道的宋」，「理的宋」；一個是「具體的器的宋」，「物的宋」。抽象是思的對象，具體是思的對象，一般人對於宋朝只有感的存在，而無思的存在，這不是愚麼？感的存在是有時間性的，思的存在是無時間性的！永遠存在的，永遠不死的！所以他說：「大宋，粹然一大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運屈數，毋始物，而未始有極焉。」（一是居士傳）

他把這種永遠宋朝存在的信念，叫做「一是」。這也是作一是居士傳以見志的所在。他不但認爲這種精神當器亡時有絕對的道的存在，並且認爲這種精神當器亡時有再生器的動力，他說：

「天下皆變，吾視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贈人語）這就是說把這住不變的精神，使他生長，使他發展，終始否定與精神相反的事物的存在，而新器與精神的協和。「以不變取萬變」，乃所以變，因此，他更認人立身存道，輕視人養身健體，他說：

「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覺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者也，何足道哉？」（贈人語）

又說：

「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偶富偶貴對衆之？」（一是居士傳）

這種充滿着浩然之氣殺身成仁的人生觀，真可以對峙當時，轉瞬後世！

他說的「天地」就是「萬物」，如郭象云：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說的「天理」，就是天地萬古本然不易之理。說的「不知不覺之天」，就是「大全」，如朱子說：「無極而太極，不是說有個事物光輝顯的在那裏」。正義的人生，真理的人生，是和乎天理的，是和宇宙一體的，所以說「與天理周流」，「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覺之天」。如程子說：「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這種「人生觀」與「宇宙觀」的統一，顯然是受了宋代理學的影響。但是他研窮義理的精微，不探討心性的玄理，既不是唯心系統，也不是象山學派。他只是哀痛亡國，想用思想堅定民族的信心使國家還有恢復再生的日子！

他死的時候，是七十八歲。終以未報國仇爲恨，他的自輓詩中有句云：「痛恨莫能生報國」，他終於這「萬劫無回地」地抱憾而去了！在臨危的刹那，因爲他終身不變，沒有兒女，就囑咐他的朋友趙東原說：

「思有死矣！慎爲書一位碑，當云：大宋不忘不孝愚肖。」

（下接第二十一頁）



空 白 中

陳 若

欲開舊日記簿，某頁的上面，寫着一個題目：獻給一個病患者。底下是一片空白，啊！這是爲了寶妹寫的……

是一個暴風雨的下午，我和她從校中出來，雨水斜斜的打在我臉上（我們都沒帶傘），她美麗蒼白的臉上，突然現出一個活潑的笑：「咱們跑！」我們兩人提起了裙子，不顧雨的猖狂，沿着路邊，跑起來。她時時因了跑的過疾，咳嗽兩聲，當一團跑到我家時，雨水已打透了我們的後背，她的臉上跑得加了一層紅色。

「今天住在這兒得了。你看雨又大得多了呢！」我有着外面的雨對她說。她只微微的搖着頭：「不，還是回去。」那末在這兒吃了晚飯，等雨稍停停再走。」

吃完晚飯時，雨還在嘩

喇喇的下。母親也說：「在這兒住下吧！又不是外人，都是好同學，打個電話回家裡說一聲吧。」我對寶妹一笑，她好像無可奈何般的朝我笑了。

晚上，我們在一塊兒做完了明天的功課之後，便談起了校中的事，先生，同學，而至於國家，古今中外，無論什麼都成了我們的談資，我們談起了月亮。

「寶妹，喜歡月亮嗎？我可最喜歡月亮，它不像太陽那末威嚴的怕人，它只溫柔的可愛。你呢？」

「我……我也喜歡月亮，尤其是在陰雨的黑夜，我總想看見它，它却不出現了，我只有失望的再盼着明天。」

「你怎麼說起話來，總是像李商隱的詩人一樣，悲悲怨怨的。小小的孩子家。」我頑皮的說。

「我沒有哇！……不過從前我遇到陰雨時，我就想到我故去的大哥。他也是這麼一個陰雨的天氣，對我們投了一個最優柔的眼光，他死了。母親的悲呼，父親的低喚，我們姊妹的哭聲，他都不知道了。他才二十歲呀！可是他畢竟死了。」她的睫毛上已沾了一顆晶瑩的淚珠。

一陣雨點隨着風打在窗上，「沙沙」的。

「我母親自那以後幾乎變成了瘋子，常常

直瞪着眼睛盯着白色的牆，口中喚着大哥的小名，好半天，一顆老大的淚珠才從她眼中滾下來，我看了她的樣子，不知怎的就心酸起來。」她用手絹擦着眼睛。坐在對面的我也黯然了。

「若兒，還不睡？明天好早起上學！」母親在門口向我說。我漫應着。

「唉！」寶妹嘆了口氣。

「不必再想起了，過去的事就算過去了吧！」我勸着她。她默默的點了點頭。

是那末之後的第二年夏天，某一個早晨，忽然她沒來我我（因爲每次都是她順路來找我，我們一塊兒去上學的），我懷着惴惴的心情上完班，下午我急忙跑到她家去。

！她躺在床上，臉色比從前更蒼白了，眼緊閉着。伯母說她在今天早晨竟吐了大量的血。吐血？多可怕的兩個字，不能，不能！難道寶妹竟得了此……壞命運的降臨於一個人就會這麼容易，我看了着寶妹的無生氣的面。她似乎聽見有人說話，眼皮抬起來，一道喜悅的光輝在臉上，微弱的聲音：「若姐，妳來了。」但臉上的顏色即刻變成了悽慘的。

「寶妹，若姐來看妳來了。」我壓着痛苦。

「若姐！我真怕，我，不，不！若姐今天學校裡有功課嗎？妳來給我。」

「不！妳多休息着吧！回房早好了，好早上學去！」我的心被刺痛着。她聽了我的話，從嘴角露出一絲微笑，那希望安慰的笑。伯母在我身旁說：「這孩子自小身子就不好，不過據大夫說，打兩針補血針就會好的！」

當我臨走時，我答應下次爲寶妹帶一束鮮花來，伯母卻在我的耳朵上說：「檢查的說，恐怕是急性肺炎，也沒收讓寶兒說，唉……」。我看見伯母眼中的淚，滾下來，落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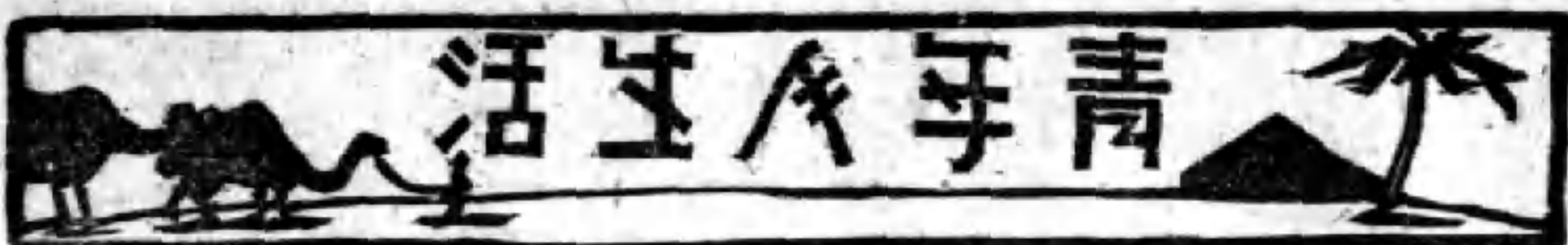
那天晚上，在日記簿上寫下了一個題目，想作一篇文，但是恰恰接到二哥婚事的電報，忙得給行李，就擱下了，第二天的早晨，就告了假，隨着母親到北平去爲二哥布置一切，火車上，我老覺着有寶妹的瘦削的影子在面前閃着。我很抱歉我沒向前旅行，看這這方的地平線，我爲她祈禱……

兩星期後，回到青島，首先便是寶妹的噩耗打破了我回憶中參加二哥婚禮的歡樂的夢。我含着眼淚，到寶妹家去，在那不相識的棺木前，我捧上了我應允送給她的鮮花。聽着伯母的悲痛流淚的哭訴，我知道寶妹在臨死前還一度喚着我的名字，想見我一面。我撫着棺木，啜泣……天哪！寶妹！我對不起妳，我雖然知道妳的病是可怕的，可是我決沒想到它會這麼快的奪去了妳的生命。妳一個年青的生命，就讓它不費力的拿去了。妳，我相信妳在這世界上一定還沒活够。你才十五歲，你，你不該死去！

去年她還曾爲了她大哥的死而落淚，今年卻連別人爲了她而死而落淚了！……

伯母的哭訴聲：「恨心苦命的兒呀！」刺痛我的心……

我！現在只對着日記簿出神。



天未明

苦艾

寒夜裡，睡醒夢中的迷

朦中，像聽見窗外簫聲細碎的，風吹捲着枯草落葉的，沙沙聲，我意識到那

是母親所說的寬魂的悲泣聲。待神經過漸地集中，

逐漸地清爽時，才知道那實是草葉飛動的聲響，而不是什麼母親所謂的女鬼的悲泣。

前夜，迷朦中我又聽見這哭聲，於是，由於神經上的習慣，使我又立刻意識到那是風在吹着枯乾的草葉。但，不，這哭聲不像草葉飛動的細碎，也不像呼嘯着的朔風，却是悶悶地哭聲。但會是誰在哭呢？在這寒冷寂靜的深夜裡，誰能在外面哭呢？我懷疑那是風草的聲響。

聽見隔壁屋裡母親起來了，蟋沙的滑衣聲，緩鞋聲，腳步聲。噢！原來弟弟由惡夢中哭醒，他驚怕，頭顱在黑暗中，哭着那惡夢的餘響，哭着這黑暗動聽人的漫漫長夜。是溫

和的母親的聲響！

「民民，睡吧，不怕啊！媽媽在這裡，不怕啊，……民民。」但又喃喃地對自己說！

「天未明的時候，總還有一陣黑的。」

迷朦中的我的心震動了，又模糊的睡去。

睡夢中，天像是早已亮了，急急地起來穿上那毛線衣，鞋，唉！這是昨天想買而未買的鞋，怎麼今晨却在我的床下？管他的！穿上。哭！弟弟總是不停的哭！我煩氣已極，跳了起來。但我發覺我仍躺在自己的床上，唉！仍是夢，仍是風吹着殘葉。睜開眼，周圍仍是寂靜與黑暗，無邊的黑暗。啊！這漫漫的長夜，何時得休呢？母親的話是對的！

「天未明的時候，總還有一陣黑的。」聽吧！聽吧！我緊閉着眼，擰着被角，頭在被窩中，迷朦的心在輕輕地企圖着：企圖看過一會天明了。我在不知中，擰開被，突然看見針芒刺眼似的曙光，那會何等的驚奇的喜悅呢？

我更企圖着天明時，我可以從書桌下找到昨夜因燈盞而失落的幽靈。但我不知那幽靈是不是會被老鼠拖走；聽！書桌下輕微的拖動聲，輕微地拖向牆壁轉去，不知是不是在拉動那枝鋼筆，吐魯……吐魯……

準是的！算了罷，天黑着，明晨起來找吧。希望着天明……天明……。朦朧地睡去……睡去……。我怕日高三丈時，我尚在被中疑惑着天未明！

晨之途

馬壽

旭日的第一光前射到了天主堂的十字架上，方落盡髮兒的枯枝，便恍惚的從沉睡中甦醒過來。柔柔的白雲映閃着金色的光芒，天空是分外的美麗，清朗。幾隻受了一夜風的威脅的小麻雀，振翅飛起來，看見升起的太陽也吱吱的吵嚷了。

街頭巷尾奔波着一些為生活所壓迫的工人們。大富戶的門洞中埋伏着的乞丐們，勿勿的揉一揉寫着苦累四了的眼，爬出來，迎頭的冷風使他們顫抖停頓，頃刻便提起乞討之具，消失在斜角裡。大堆的垃圾前早圍滿了一個個辛勤的小孩子，他們攬着，扇着，打着，那怕只為了一個破爛的紙盒。兵營前站崗的兵士們，用迷迷的目光注視着來往的行人。時而一個響聲，使他們手中的槍頓一下子。

我與同學吉，並行在路上，風的捲揚，我們都沉默着，心中却同時也奔騰在一個目標上：今天的慰勞國軍之行。……想到黑漆漆的車站，隆隆的機關聲，想到荒涼中憔悴的氣團籠罩了的貧病醫院，想到為國家而自傷的志士們，他們也許在灰心，因了艱難的四周而灰心，也許因了貧病的不足而呼號吧？

他們能憶起了遠離的家鄉，親屬的流淚嗎？……仍是永恆的沈默着，沙沙的響，在風吼中更沉重了。

青年信箱啟事

青年的親友們，我們都是無知的孩子，當然我們有許多我們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我想各位也是同樣的情形，如果這樣，請把你的問題告訴我們，我們可以盡我們所能尋求最圓滿的解答。問題是沒有難關的，只要是關於我們青年人正當的問題，我們是無不樂於奔命的。

(上接第十九頁)

唉！他真是千古的傷心人啊！他遺留給世人的著作，叫做心史，可是當時人沒有知道的，有了明朝崇禎戊寅年（一六三八）在姑蘇承天寺井裏，打撈出一個鐵盒，裏面藏着他沈埋的血淚，從此，這才與世人相見。所以都稱他為隱心史。這年正是清兵壓迫北京的時候，距離忠貞的沈時，已歷三百五十六年了。不久明朝也亡了，國喪武城圍，一有亡國，有亡天下」的議論，和他作了古今的知己。到後來國學大典，遍一個個與代的良心也尋不着了，只有連江海濱的鴻水，還記得他的詩句：「胸中有書深如海，肯使神州竟陸沉！」向着世人作着古今不斷的澎湃怒吼。



文德 慕芬

本校幾何教員×女士，曾遊學日本，今則被斥為「頗富日本味」。先生不堪諷刺，行將離去，曾對我門表白：「當我由日本回來時，正是日本語的黃金時代，我有一口流利的日本話，又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我儘有許多機會獲得一筆鉅款，可是我終於當了這窮教員，並且教的是幾何，我倒不珍惜這位置，但我十分難過……」

某國文先生，南方某地人，北大畢業。孤身一人並無親屬家族。據云其家本居朝鮮，某朝鮮人窺其年青貌美，欲婚之，此事如成，則其父在朝鮮頗可發橫十倍，因樂從之。然先生嚴拒，終至決裂而父女脫離關係，先生半工半讀始得畢業大學。今執教本校，以其月入除供自身且須供給二姊妹攻讀中學。當今百物騰貴，所入實杯水車薪，先生至今依然布履單衣。曾數度欲離

校他往，另適其他先生垂手可得之豪宅，終不忍回洗合污而拋却我們這一群清白的女孩子於不顧。

本校原計劃於聖誕節舉辦八年來最大規模之慶祝遊藝會，節日已籌備就緒，有本校師生合演之聖瑪利亞宗教劇，由雲瑞華及前北大話劇社將王玉珍主演。此外並有焦校長之獨唱，費老師之獨奏等。但現在已沒有人還想藉遊藝會了，怎不叫人有無限感慨呢？

學校短訊

本校老師之中有數人根本不要薪金，又有數人所得薪金根本不足生活，但她們都不肯離開我們，情願忍受一切窮困，她們都是來接受這種水凍不冷的熱情呢！

聖功 勇毅

如今將要放寒假了，但敝校尚缺兩位先生。國文物理，傾聞一數學先生要擔任，但此位先生的授課術是：點名十分鐘，談話十分鐘，催眠十分鐘（講書），早退十分鐘，結果這一班（四十五分鐘）又下了，告訴諸位，這些青年女孩子是這樣斷送了她們的前途。

敝校上化學堂的情況，大有西廣場之景象，有各式各樣的動作，及各式各樣的書籍：恩仇情侶，愛慕，神聖的生活……一日，

此位先生宣言道：「如今人口缺乏，希諸位同學各自保重身體，因一人一心不能二用。」說完只博得滿堂大笑，而西廣場之景象仍然在展覽着。

學府風光

某校点滴 兩合

某校風紀嚴峻，升旗到者，罰跪於旗桿之前。但每日罰跪者，頗不乏其人云，不識何故待再探。

某校高三學生全入，素有上班吃花生米之癖，一日被一近視眼先生發現，斥之曰：「怪不得粉筆大缺，原來被你們咬着玩了。」

一日某校一教師問學生曰：魯之名人者也頗衆如李品仙，李延年……某生大聲接曰：尚有李仁德（乃某生之名，先生弗知）教師應曰：唔！唔！全班乃噤然。

禮中秋季班級足球賽一瞥

足球場像是一個黑邊的鏡框。黑邊是學生，黑邊包圍着的中間，奔騰着健壯的球員們，球的飛騰，路臂與腿的交抗，織成了這副使人興奮的照片。

場中：
「喂！老吳！帶呀！帶呀！快！快！」
「快！快！怕死！……綠牛那邊！」
「頭頂！頂！」
「射射！……！噯！」
「快！快！怕死！……！綠牛那邊！」
「射射！……！噯！」
「快！快！怕死！……！綠牛那邊！」

「別慌！這邊！快！快跟上！」
「快射！……！好！好！……！」
球很輕快的從大門的左角滑進了，打在黑黑的網子上，一陣掌聲將一個自負的笑送上了射球者的臉。

場外：
「剛才綠牛那球射得可真好！大門網子都撈不滾！」
「本來！在左角的球就難滾！」
「這次呀！高二準贏，沒錯，你看那個左鋒帶球帶的多俐落……快看！噯呀！怎麼不射呢？……！」

「可不是！若射一下，說不定就進了呢！」
「看這個十四號的吧！大概頭一次上場，怕死球都不會了！透氣！」
「快！快！加油！」雷制不住的高呼，惹得大家都笑了。

射！射了！……！噢！又一個！好！好！好哇！」
「勝利了！祖國勝利了！」
掌聲鼓動中，又發球了。

健壯球員的奔跑，球的飛騰，路臂與腿的交抗，織成了這幅使人興奮的照片，使人瘋狂的照片。
（松旭作）

青年人不只限於在校的學生，而他們的生活也並不能代表了所有青年人的生活，可是我們這一期只接到了一些在校同學寄來的稿件，所以我們也只能刊載出這一部份的青年人的生活。我們總誠地在希冀着就着其他職業的青年人，也能把他的生活告訴我們，讓我們把它宣佈給所有的青年人。讀者。

讀書與健康

柯松

一、受試學生之環境

升學競爭在現在是熾烈時代，受試學生所關心者只是學科，只知準備受試科目，而忘記其他一切，這是很危險的。

受試學生之青色面孔或見神經衰弱，肋膜炎，肺炎等等，是很常見的現象。此對於學生之健康是很遺憾的事情。這裡第一，學生之年齡正是易犯以上各病的時期，特別是「結核性疾」不限於學生，其他社會上的青年「結核」是最易患的。第二，受試學生終日守着「死」之精神過勞而運動不足。尤其終日心中存着「致得中？」這些問題，如此長時間繼續下去，正給病魔得着一個好機會。故我們對受試學生之情況明瞭後再研究健康的對策。

二、學生之敵

為使問題單純起見，專以「結核疾患」為對象加以研究。這種「結核症」可稱為「學生病」，對學生之損害實在驚人。

「結核」對於遠大前途之青年為一大可惜之敵。

受試學生為欲得一良好結果，對於「結核」必須十分關心，以下概觀其必要程度。

今先觀其發病原因，大部份為精神過勞，身體健康不良在繼續的精神過勞中，乘此健康不良之際，潛伏着的結核菌，一舉而入，因而發病。常聽醫驗告訴我們說「如不精神過勞，只結核菌存於體內，亦不會發病的。」

對於結核菌任何對策亦不易免去的，因為社會上人與人的接觸是免不了的，故雖肌肉堅固之健康者，差不多都帶有結核菌，只因其精神不過勞，故不發病而已。

明瞭以上原因，防備對策自易了解，即避免「過度用功」一語。但是受試期中之學生，一日即使「四十八」小時尚感不足，對於過度用功，自難避免，然如時間運用適中，調適得宜，則不但可達到準備之目的，且對於身體之保健亦具相當効力。

三、受試學生之保健法

關於保健法非與別人不同，但特別以精神過勞為對象加以研究。

1. 可能範圍內使各自環境衛生化。使室內空氣新鮮避免呼吸塵埃，而日光浴尤應注意，時常以日光消釋，藉日光之化學作用，使室內乾燥而以之作良好準備室，無塵埃之新鮮空氣，對於肺臟為最好之衛生食品，且對結核患者為療養上第一要素，反之汚濁空氣為發病原因之一，終日密閉室戶，長時間之緊閉為病源造成一大禍源機會，雖嚴寒對於空氣之流通亦不可不注意。

簡單方法，即「仔細咀嚼」。此為自古先人傳下來的保健要訣。

2. 受試學生應常反省自己的健康！此項就是常反問自己對於健康有無不適之處？於用功有無影響健康之處等等，夜間起時都可以反省再思以補救。

3. 適度轉換溫習之課。此項最為重要。溫習課目既然不同，然一課目繼續溫習四小時比四小時溫習二種科目疲勞的程度要大得多，譬如說昨天在與題中止的代數，今天拾起來仍舊很高興的演算，反之昨天讀到極度疲倦時始止住的英語，今天再取到手中時就有一種不願進的感覺，將以上之例，按比率上來說亦然，以最好的食慾咽下去的代數，消化必定完全，而讀得多的英語並不往腦子裏鑽，所以無論何種科目必須保有好的食慾亦即注意讀到「八分飽」的程度最為合適。

這一點與胃腸食物的關係頗似就是無論怎樣的東西吃得過多，在第二次再吃的時候，不免生厭惡之心。可是如果吃得合度，則每頓飯必能很愉快的過去，且傷風之事，不必掛慮，對於身體有無上利益。

所謂「八分飽」為胃腸保健上策，同時受試準備中防止頭腦過勞亦為精神保健之最重要者，故受試準備者之保健最要緊的，就是防止頭腦過勞。

這裡有一按故事，就是救世軍的創始者威利安姆布司，在青年時代曾屢次考過傳道學校但因體格衰弱而失敗，其後經過幾名醫診察治療治癒，此患者能成功如此偉業，他曾說過「所作之事要常轉換」這一句話我們應當注意的。

4. 然科目如何轉換，受試學生每日之用功時間不得不常隨之易。然仍陷於過勞現象，這避免此點，就是在每隔相當時間休息一次，此休息即是將頭腦完全鬆弛，在此時間或散步或遠眺，或注意園間花草，或飲茶等等，都可以休息頭腦。但是在這時間決不可使英語單字數學公式等再浮上腦來，否則根本達不到休息目的。

至少在飯後必須休息相當時間，如果在吃飯時也誦讀國文，那只是身體離開桌子而已。雖然如上所說，然受試學生之寶貴時間冗冗竟廢，在受試學生看來未免可惜，可是仔細考慮，受試學生之收穫可以下式表之：

過長的時間疲勞的頭腦來讀書，那區讀書之質一定就要低下。反之，以休息後清晰的頭腦讀書所得之質自然為精粹了。所以休息不但不能浪費時間，反而能促進「質」的向上，且對於健康之保持亦具很大利益，為保健要道。

5. 排除所謂「開夜車」。依醫學家之言，午夜零時以前睡眠，一小時可補零時後睡眠三小時，此說未免過於數字化，然早寢之功德，我們是不能否認的。早寢早起後的一小時，與晚睡早起後的一小時相比較，其利害之差，想任何人都能知道的罷！

早寢早起後對所讀書上質的收獲，身體的健康都是無上良策，所以受試期中之學生，不必珍惜深夜之時間，而應實行早寢，此外深夜在燈光不適情形下讀書，能直接影響眼睛疲勞，眼睛疲勞後，隨之腦筋亦起疲勞狀態，根本違反保健條件。

有「病從口入」之說，但亦有倡導「病從眼入」之奇說的醫者。乍聞之恐怕要驚為笑話，如果仔細思致，亦有相當道理存在。

眼鏡的不合適，或者在光線不足，或在搖動之車中讀細小字的書籍，常使眼睛受到不正常的緊張，因而變成神經衰弱，頭腦過勞，如此結核菌就要活動了。

「文藝」水

紀 瑞

「總有那麼一天，」我把手中指向太平洋左岸上一個不十分出色的海灣中的鉛筆尖慢慢開始向東移動，轉過那一隻時時都在想吞食這片鮮綠的柔美的鸚鵡之尾端，這一根淺淡的由筆尖下拖出之線條便茫然地撞入一片渺無邊際的綠色中，它恰如一尾在河中順流而下而游入這裏面的小魚，橫在面前的廣闊的世界迷惑了它的眼睛，線條的沉重與顛抖正鮮明地述說着這種猶豫。但是這只是短短地一瞬間，立刻，如果我可以這樣譬如，它像一隻突然發現了燈火的迷途的船隻，竟以直線的軌路穿過那條虛線的北回歸線，而停止在一串排列不整齊的沙粒上，沙粒的這一端，如果必須要我說明說話，那是一排正在受檢閱的士兵：「海威夷島。」

「總有那麼一天，」我重複着，在擡起頭來深深地吐出一口氣體之後，我真地好像已受過那長時間的顛簸而穿過這遼闊的海洋一樣的疲憊。我從「海威夷島」拾起我的視線而投向我坐在我的對面一雙前臂整個陷入「北極海」中的友人而上。『我會渡過這一片汪洋大水而到這夢一般的海島上，然後——』我的船隻在短時間的休息之後又要啓程了。可是，在還沒有駛出海港以前，它便不幸地遇到大風暴，風暴猛烈得使它即時就在水面上消失了踪影——代位這輪水底的是騰空而起，友人猛烈地從地面上擊開我的手腕。

「住下，」他有一些煩燥的說。「住下，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終止你的旅行呢？你當然還有很多要去的地方，譬如埃及，羅馬，威尼斯……」

「你以為我意在遊歷那許多名勝嗎？」我笑着搖搖頭：

「不，我告訴你，一點也不，我愛的倒不是這許多詩人們所慣常吟哦的古老地方，我愛這一片汪洋大水，或是一個孤立汪洋中的小島，這就是我之所以要停在海威夷島的原因了。」

友人去了，遺下我，我的世界，還有我無邊的想像。我望着那一片綠色的水，淡淡的柔和的綠色，我乃感覺有這濛濛其中了。

* * *

一個多麼愛水的孩子！在澎湃的波濤聲中降生以至於成長，但這長時間的接近水反而更增長那年青的渴求。展開地帶，在大得足以孕育一個星球的南洋（有人說月亮是從這裏跳出去的呢）蜿蜒萬里的邊緣上，我發現自己是站在多麼渺小的一點上。跳盪於每畔，或者面海而高歌（你知道我有一條像海一樣宏亮的喉嚨呢），這都不足以再緊住了我馳騁的夢幻。我逐漸開始厭惡我眼下的地帶，它正如對於醜女的一面鏡子，明晰也冷酷地訴說出一種不悅耳的事實，你看我所處身的地方是在一個多麼狹隘並且偏僻的角落裏。正如在一條盲目的胡同裏經過多少曲折的拐彎我才能走出胡同而到達市街，我是多麼渴望那繁華的市街啊！我多麼渴望離開這條胡同而移居到市街的傍邊；在那裏，捲起窗簾，我可以直接觀望那如永龍的車站；在那裏，它蜿蜒萬里邊緣上那環環的另一些點，我便可以直接觀望我的市街了——那一片汪洋大水的「太平洋」。

兩年以前，我做了降生以來第一次的旅行，我暫時離開海面而走向江南。江南，一個多麼長久縈繞在我的夢中的名字

！忍受過二十餘小時的顛簸，那種顛簸這裏我不願述說，我不知道顛簸二字能否描寫出當時情景的千分之一或者萬分之一。你當然瞭解這一切，如果你有過這種經驗；否則你還是不要做任何的猜測，因為那是徒然的，你不會有一點成就。就在將要到達的時候，讓我繼續我的故事，這種從來未經歷過的苦難使我做了這二十餘小時中第一次的昏睡。我不說睡眠，如果那樣，我覺得倒不如說昏厥更爲恰當些——我一點也沒有故做驚人之筆的意思。（你不要笑，你該想想一個習慣在父母懷中的孩子第一次走出懷抱就走出了那麼遠的途程數千里。）不知經過多少時間，當然那時間不會太長，我漸漸清醒過來，耳邊似乎響着弟弟的喊聲，我隱約的感覺自己正睡在那鐵床的邊緣上，那稜角，壓得我的肩背有些酸痛。並且我還隱約的感覺時間已經很晚，陽光從窗簾的縫隙中射到被褥上，我該起身到學校去了。當然這不會是事實，睜開眼，我首先發現頭上面倚靠如山的行李，我正睡在堅硬的木桶上，車廂中充滿邪惡的空氣與震雜的聲音。宛如一個從母親懷中被騙子手騙走的孩子，如今我才發覺自己早已經由母親溫柔的懷抱裏移至一雙殘毒的臂膀上，已從甜密的家走到了千里之外的異地。我要高聲地喊叫，高聲地哭泣。我想起了家，更奇怪的，我同時想起了海，那綠色的綠盞如一面鏡子的大海。我想從車窗中跳下去以等待方向相反的車輛，我几乎一刻也不能容忍下去。我揚起頭來，但對面我的旅伴的平靜臉色止住了我焦躁的情緒。

「你似乎睡了一會。」他臉上有一些動盪，他的眼睛因爲一夜的不眠而發紅，神情十分倦怠。

「但我却覺得睡了很長的時間呢，我有一點暈，這種睡眠只能折斷我的精神。」

他沉思地望窗外，窗外近處的景色像一幅褪色的圖片列車以最高的速率行駛着。他忽然轉向我，目光灼灼地對着我的臉，「喂，你覺得怎樣？如果現在我們正在海水浴場中，你想不比這種情形要好嗎？我有些後悔此行呢！」

如果不是在車廂中這擁擠的人群裡，我想我一定更摸到他身上緊緊地將他纏繞起來。我睜大了眼睛吐不出一句話來；海，這字眼是多麼有力地壓在我心坎上呢？

「今晚，」他無力的說：「今晚我們就要到達一個從未有過的地方，一片從未踏過的土地，從未見過的景象，我不知道我們能否尋到一個像家一樣安適的宿處，我們能有一夜滿足的休憩嗎？」

車窗外，是與旅人們險惡的心相調和的——一片原野中黃昏的憂迷與黯淡。

我想我有一些經驗，但我幾乎不能操縱自己述說得更簡略一些，雖然在這裏我應當那樣做。我奇怪兩年前的事會這樣被我清晰地記憶着。這的確是十分奇怪的，我原不是一個詩人，也不是一個從事寫作文學中任何一部門的作者，我缺少那種文學家所特有的敏敏的感情，我完全不能解釋自己為何在這事上是如此非常接近文學家的氣質。

以後，讓我繼續下去，車終於到達了最後的一站，我被擠在人群中邁出車廂，拖着一隻曾經一度驚恐於古將永遠失去本能的腿。這當然是過道，因為在不久之後我就登上了渡江的小舟，我不知是怎樣困難地在半昏迷中達到這目標的。

登上小舟，這是一個大的關鍵，我到了什麼地方呢？我睜大了眼睛，的確，面前是一片渺無邊際的海洋。暫時我忘了疲倦，忘了海，也忘了手中沉重的行囊——當然這只是一瞬間的事，立刻我想起這是「長江」。長江，這道長浩蕩的河流，這樣寬闊，使我完全看不見對岸。我突然恢復了那顆小孩子的驚懼無助的心，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這樣大的河流。過去我讀得那麼可笑，我整個地誤解了「河流」名詞的意義。六年前在鄉村，村莊的四方縱橫許多條村人也都叫「爲河流的水」，但那是怎樣的河流呵！那樣窄狹，那樣一絲流水，我永未曾見它伸展到人們居住修築的堤岸邊（人們是怎樣過於重視了這沒出息的孩子呵！）它甚至於

可憐得只是沙灘中的一條小溝，孩子可以用砂瓦住它造成一壘止水，那也叫做河流。今日，在這鮮明的對比之下，我是怎樣爲它們羞愧於那不相宜的名字呢！

我在船板上，我逐漸發現：許多屬於海的地方。它安靜，它寬濶，如果海是一個粗莽可也剛直的武夫，它該是嗚呼一的水流漫溢在他身旁，但在這頃刻的時候使他愉快，在他暴怒的時候使他平靜的愛女。我想起黃河，那荒涼的敗家子，他父親的粗暴到他身上便只成了殘毒，暴虐與放浪，可是他一點也沒有承襲來他父親的寬宏與慈愛，它是一個酒鬼，一個賭徒，一個惡棍，一個他的父親所不能管束的逆子。

渡過了江，我的脚踏上了從未踏過的江南土地。天哪，我忽然覺得自己做了一件不可彌補的荒唐的事，我有一種不可言述的深切的懊悔。我不相信我只是渡過一條河，我覺得我已深深重洋到達一個言語不通，風俗迥異的國家，或是一個從未有過人的足跡的荒島——我如一個被放逐到異地的犯人，有着更激烈的覺醒這荒島流到他的荒島的悲哀情感。一道水，只是一道水的力量呵！

我對我愛水，當然我更愛那遼闊的海洋。但也許使你驚奇的是海裡却並非我常到的地方，我是多麼厭惡那呻吟囁於船艙的詩人們的行徑，那種十分近於做作的高雅呢！我甚至於討厭海濱地方：每次當我佇立於那裏，面對着那一片汪洋大水，海風輕拂着我的頭髮的時候，如果這時沒有另外的思念糾纏着我，那麼我的感情一定不是愉快而是悲哀與頹喪。正如一個走錯了路進進皇宮去的乞兒，在這使人目光撩亂的偉大的景象前，我感到空虛的壓迫與羞慚。我極目遠望，但我發現的是更可悲的事情：我的視線所及的範圍以內只是幾隻停泊在這海灣中的船隻，看不清對岸山上的一棵樹或著一所房屋，它們被埋在沉重的霧裡，在沒有界限的船與天之間。對於人類的眼睛，這的確是一個寬闊的海灣；可是它竟那樣輕率地被忽略了，忽略得沒有一點痕跡，

在我的世界地圖中。人類是一種多麼渺小的動物呢，在這類人的頭腦所不能想像的廣大的宇宙間！這與他們的渺小相調和的是那麼一付脆弱的情感，它被製作得十分精巧，正如一個玲瓏剔透的精緻古玩，經不起一點碰擊或是折斷。但是它却有一種神祕的力量能操縱着整個的一個人，一個男人或者女人，強者或者弱者，老叟或者幼童。它濤了一個無形的圈子，嚴禁的約束着一個人的行動，使一個渺小的人充其量所能做到的事更其渺小了，這便是人類所慣常歸於其他種類的他們自身。

如今我在竭力鍛煉自己的感情如鍛煉一付脆弱多病的體格，我是怎樣深望地離開它，而讓它的圈子而大踏地走進那廣大的世界中呢！每次當我讀書疲倦，從書本上拾起漸漸失去效能的目光來，或是默坐在書案前暫時離開我所沉思的題目，當我有機會注視一下桌面時，立刻我會發現一個廣大世界的縮影正靜靜地站在我的面前。它被平鋪在玻璃板的下面，帶着那最醒目的黃色的亞洲與桃紅的北美，還有那最富誘惑力的一片淡淡的柔和綠色。它是悅目的，儘管天裡第一聲鳥鳴般的使人興奮，並且還有所有圖紙上的色彩併湊起來也還不及它大的面積。每次看見它，我首先記憶起一片詩人們所慣常詠吟的情景：一葉扁舟飄蕩在四面都聽不見陸地的遼闊的海中，海風輕拂着，海水平靜的沒有一點皺紋，扁舟是巧而精緻的，並且具有一張美麗的白帆，舟中的人自然是對理想的伴侶。這裏我想起在一個十分著名的戲劇中，一個富家子說與一個他追求的青年侍女的一段言語，在那一段詞藻美麗的話中，富家子委實地用遠處的西風的聲，多日的早晨，副刊清朗的暮色，還有沒有風浪的海水等等最富詩意的字眼說着他的愛情與他的幻想。但是那到那只是幻想，只是詩人最樂於詠吟，富家子或者情影家都樂於談及佈局。而我却更喜悅那舟船更殘破一些，帶有更污濁一些的帆，海中正湧起風影，雲霧淚光地地面擊着；小舟在水面上跳躍，它似乎就要吞到瘋狂的激水中；（下接第卅頁）

在我的世界地圖中。人類是一種多麼渺小的動物呢，在這類人的頭腦所不能想像的廣大的宇宙間！這與他們的渺小相調和的是那麼一付脆弱的情感，它被製作得十分精巧，正如一個玲瓏剔透的精緻古玩，經不起一點碰擊或是折斷。但是它却有一種神祕的力量能操縱着整個的一個人，一個男人或者女人，強者或者弱者，老叟或者幼童。它濤了一個無形的圈子，嚴禁的約束着一個人的行動，使一個渺小的人充其量所能做到的事更其渺小了，這便是人類所慣常歸於其他種類的他們自身。

古國之歌

許義

拔出你的劍來吧
漢族的男兒們
默望着劍鋒的寒光
眼角溢出的淚珠
赤色地年青的血
述說你心底誓語

遙望清
祖國遙遠碧色的原野
巍峨的山巒
驛道盡處古老的荒城
仍記憶着往昔中原的騎士們
一串可歌可泣的故事

光榮的故事
永遠記在
人們的心裡
白髮蒼蒼的編史人
在暮年寒冷的家裡
消磨一堆寂寞的歲月
用遲鈍的刀
艱苦地刻在竹編上

在遙遠的年代裡
拓荒者開墾的苦辛
乃期望着來者的歡愉
于是——
有人爲祖國洒了自己的血
武士馳騁在荒原
廣寬自然的懷抱
愛馬的步子敲舞着
遠征人雄壯的心懷
誰還能從頭述說
許多個興亡的故事
經年的風沙也模糊了

古道印着的
戰馬的足跡吧
春天會叫醒碧草的芽
却不能驚起
沉睡了的英雄的深夢
滾滾的河水流去了多少年華
多少年華的記憶完成了我們
燦爛的詩篇

在中原
長路跋涉的河
掀起了輕微的波浪
岸邊有健兒的枯骨
悽愴的度過春天和秋天
讓夜風靜靜地拂着春日的新草
青空中寂寥的白雲悠悠
人們默然地耕着郊野
度過一生平凡的歲月
勇士卻踏上遠征的鞍
向遙遠
宿在關山外的眉月下
在思鄉的夢裡踴躍
有晚籬的雁嘎嘎的鳴過夜空
壯士不也扶了戰馬
滴下晶瑩的淚嗎
喜愛光榮的帝王乃築起
壯麗的城垣
也刻下一代豪華的夢憶
長城蜿蜒着綿長的路途
驕傲地立在青空下
塞北的寒風
也曾變吹到
河邊的古都吧
古老的城樓
卻永遠沉默地立着

引起路人懷想起

古先英雄和美人的
一串光榮綺麗的佳話

在城垣下的風聲裡

響着駝鈴叮咚

——從遙遠的沙漠奔波來
駝蹄沉重的北地底風沙

這不過是春天

春天的風吹醒年青的心

你的劍出鞘了

朋友，我漢族的男兒們

默立在古戰場

望着荒蕪的景色

空白哀悼在夜風裡的淚

會磨蝕去你的雄心

古來的歷史是

壯士們的碧血寫成的

暮色裡有戰馬長嘶

祝福·林中

祝 福——寄 贈

李 晚

我是健在而無恙的
每一個黃昏
我踽踽在沉重的風沙里
沉重的風沙封住我的眼睛
然而却封不住我往昔的記憶
記憶里我過河着往昔的歡樂
今日傾聽你心底的訴說
我揩拭着眼角的淚滴
遙遠地拋一個祝福把你
異地的人是不需要憐愛的了

雖然這遙遠豪華的故事

刻在人的憶想裡

却拭不去深沉的悲哀

怕看見灰色殘破的古城

這暮裡的祖國

已不似當年的光輝

爲破碎的山河而哭了嗎

淚滴在自己心裡

向着經年的劍

述說你心底誓語吧

祖國期待着他的孩子們

再恢復舊日的豪華

個強地

再作一次艱苦的長征

讓矯健的戰馬

在寂寞的平原上掀起輕塵

林 中

我願意在楊樹下聽風吹過
葉子簾簾終古的嘆息
對負着花香和長尾的山雀訴說
而牠們却給驢車的輪聲和鞭哨誘去了
楊樹重重地嘆息了
早晨的陽光使牠頹喪地倒地
我凝視着山羊遺留下的足跡
而牧羊的姑娘去的已遙遠了

還兩個

葛微已

「報告連長，任連志又打人了。」值星官郭排長怒沖沖地走進我的房間。

我正在批公事，譬如說，報告通報或者命令等，總覺得心煩討厭。本來勞丘入生輝的軍動手來「等因奉此」已便是外行，何況我初當連長呢？特務長常把什麼公文拿到我面前說：「連長，報告上怎批「公佈」呢？」或者「連長，步哨口令，你怎批「呈閱」？要不然，他們也會刺譏我說：「連長，你不是軍官學堂畢業的嗎？你怎麼全外行呀？」的確，這一套公文玩壓根兒不懂得「仰即遵照，并飭屬知照」是什麼東西，但是進了軍官學校還是不注意「公文程式」；由排長升連長以後，天天拿到手邊，也只好硬着頭皮學習；有些時候，愈讀愈半天還不明得怎辦，還不如微積分題目來得爽快，所以有時會攪得一肚子火的。

「叫他進來！」這一天，當然正逢我一肚子火的時候，所以借借機會爆作「你值星官不曉得處置嗎？打人！打人對他，不動，鬧起來！要不然，要不然，也給他一個痛打。」

「報告連長，連長不是說任連志的事由你處置嗎？」郭排長見風頭不對，忙換近道子，把聲音逼得低而沒奈何的調子，臉上充着一付似刺似滑的禱氣。

「唔！我放下筆，索性推開卷宗，心頭立刻懊悔了，反正感情同理智對我的思想是素來容易判決的。於是，我忙從房子裏出來，郭排長也跟著出來。

弟兒們連着伙伙開飯，正在院子裏曬太陽，四五個班長

正圍着任連志評長道短，看見我全站起來。

「報告連長，任連志不該打打人。」一個下士副班長沒等我說話就上來報告，似哭，眼眶裏還有些淚水。

「哭個個，好漢子哭？」任連志依然笑着，傲然揮着手，「有本事一對一幹一傢伙，哭……」

「連長，任連志太不像話了。」胡排長從兵舍裏出來也這

「連長，你別信他，」任連志跑到面前，一臉殺氣急忙分辯「他們說我是「瞎子」，跟連長當勤務的。連長，我可幹過勤務沒有？他們說我這份「上等兵」拍馬拍來的，連長，他們人多，一夥兒同我打，我怕嗎？」

「我怕嗎？」他轉過頭去對着一大群對他仇視的人「我受傷四次了，我的命不值錢，我怕嗎？這一份上等兵，希罕？我早是少尉了，同你們說……」

「你說什麼？」我看他實在太放肆了，叫我房子來。」我轉過頭來回房子去，任連志不作聲地進來。

「真個野，這小子！」

「受傷？少尉……」

我聽得背後一羣用着惡毒而又卑劣的口吻咕嚕着。

也許是大家对他的歧視的原因，因為他是我帶來的兵。

我自第三營調到第二營當連長，跟我過來就是這個上等兵，過來的時候，為什麼沒有別的兵跟過來，編只有任連志？這該是一段傷心慘烈的故事了……

敵人想打通粵漢鐵路，於是，第一次動手要取長沙。

秋天的日子在湖北是晴朗的，高低的山土山上的草已開始作着綠色了，準備收割的莊稼是豐碩地彎着腰，在平時，莊稼人正忙着呢，可是，現在，他們沒有心顧到他的田地，財產。除了運軍糧的伙子以外，破壞了的道上不會看到老百姓。我是中尉排長在第二連，我們也聽得情況轉變，雖然命令裏，我們這一團是預備隊，但是，在心情上却也和第一線的人一樣。於是，在我們的守備區域內，便加強作工事。

第二連連長病了，中尉排長自然是代理連長，於是，我率着第二連弟兄們在××嶺陣地上，挖起交通壕，掩蔽部及散兵坑來了。爲了自己的生命，大家都非常賣力氣。

太陽把火箭投在弟兄們的背上，汗水滴落在黃土上，圓鏟上，十字鏟上。偶然，遠處的砲聲，單調的响一兩聲，是無味的，是沉悶的，可是人們的心靈却異常興奮，因為，這些弟兄都是久經戰陣的老兵，當然，也有一些敢開敵手的新兵。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如果有誰用敵砲的聲響，拿第十八首階或者說不清的響音時一句，那末大家也會跟着唱起來。這些又饒又瀾的歌對於他

們，熟悉得比「蓮花露」或「新天土」是熟得多了，要麼不然，「當兵打敵人嘴，隨流沙，打敵人嘴，噲阿阿」也氣越勁的。

「排長，你說，那天打完鬼子回山東去，排長：「有些兵息一息氣，抹一把汗問我——」

「排長，俺山東大餅才香噴！」

「排長，這一次該不比咱們在汨羅那樣半死不活一飽一餓的放吧，那挺沒味的。」

停下手，大家便說「打仗經」，似乎，這種便可以依仗，而且可以表示自己勇敢！新兵也可以壯壯胆子，事實上，老弟兄們把「開火」是看作「家常便飯」。

我們這些當官的，尤其我這份排長從軍校出身，比那些簡直不能和他們比，雖然，我從少尉排長升中尉這段期間，大小戰役也參加不少，可是比起他們「俺在楊柳浦，羅羅演」的經驗，却如小巫見大巫：還好，我同他們全不分彼此，到也不被他們笑。

「我是值得了，」一個湖南湖南而帶河南腔的弟兄說「我連醫院三次了，每次都是「特別營養」，排長，你可知道「特別營養」，一天吃八餐，雞湯，藕粉，什麼什麼都有……」

「任連志真行」張班長拍拍他的衣上的土「受傷四次，排長，在安陽，在通城，在武穴：排長，你同我同，他弟兄倆個打仗真有種，受傷不誤，這是我那次拉他硬拉下來，連志，是嗎？」

「排長，」任連志臉都紅了，笑着說「排長，你記，縣上掛彩算什麼？張班長硬叫我下去！排長，你歇是嗎？張班長自己不想溜下來不好意思，哈，哈……」

於是，他們便開玩笑，大家都是老兵，只是把這下火，總算是「裝個種」至於打傷掛彩這件事，也只好算是偶然的倒黴。

「我餓下的日本鬼鬼幾十個有哇！另外一個弟兄也漢着自吹自擂，「我是也飯本錢了」

在作戰隊伍裏，弟兄們把打仗當作「買賣」，他們口頭

「打死一個，自己欠了便本錢，打死兩個鬼，便賺一個，打死多了，那又賺了，只要自己欠他本，那便賺陣陣地，所以做完工事以後大家又忙着修築，草皮，樹皮把翻起來的土全蓋上了，遠遠看去，整個山嶺依然如舊。

××嶺是由前方向××的必經咽喉，照地形說來，形勢非常好，一方面可以居高臨下，另一方面，坡度相當陡，敵人要衝過來是不容易的！嶺上的桐子和雜草佈着大然的防空色，初秋的風吹着，告訴了不可預卜的日子裏，嶺上該遭受一些什麼命運。

到了傍晚，太陽向泰山的那一邊落下去，斜斜地在散兵坑裏閃閃着這道紫方大上的雲彩，號兵却在無聊的吹着號的音階，響時間，一陣一陣的血都沸騰了，但心情却格外沈暗，一種淒涼的意義都擊了自己，家，父母，死難的伙伴……

這種思想，只有在黃昏，只有在無風不吼時，不過只是多感憤的人要有時在想的……

「李代連座，怎樣？」第一排的排長和第三排的排長都出聲的右邊回來了，「聽說，敵人的炮響了。」

「對，」我提一提頭，把帽子擱下，讓風吹一吹，「我的也好，已休息一個片了。」

「可不是，幹一場！」老班長拍着拍着又打起精神「幹他一場，弄一兩件日本大衣，我在這城裏下的大衣早就丟了，轉眼便是冬天啦，趁早準備。」

「姓名和趙立全是我的同學，他們比我年紀輕，所以我代理連長以後，大家非常聽話，什麼事比連長在時更辦得好而周備，弟兄們對他倆也非常信任，因為，我們出軍打仗時，已經知道如何對待兵們了，我們對士兵不會有打罵，更不會挨架子，吃飯也一樣，穿鞋也一樣，弟兄們把我們

就算是一家人。

友好的同志和伙伴都是打仗時養成有自信必勝的因素，所以第二連偉大的戰役最能達成任務，爲李國爭光的。

三天以後，我終於接到命令了。

命令上說：「死守××嶺。」

團長在早上四點鐘直接打電話給我說：「李代連長，你得死守××嶺沒有命令不准退，退我殺你的頭，聽見沒有？」

「報告團長，死，死也死在嶺上！」我回答了，聲音是堅定的，我關下電話筒，忙集合弟兄們說話。

「弟兄們！我們奉命守××嶺，死守！現在我們使得上去，各人在各人位置，」我大聲對着在曙光未臨的空場對着全體的人們講話，沒有什麼拘泥，也沒不帶任何什麼步隊與下個命令，便像一窩子隨便指示。「大家要守好本領生意，沒得敢前可，誰也不可以下火三，誰也一樣不要下火！弟兄們，別忘記我們過去光榮，敵人不到有效防禦絕不放槍，不要怕子彈，不要怕子彈；手榴彈對死屍上，我們

××嶺和我們手一樣，我們非常清楚，大家要手一心。」我的話全走來轉的，想到什麼說什麼，更沒有美麗的詞章。

「大家聽到沒有？」

「聽見了！」弟兄們齊聲吼，這種聲音才算人間真寶貴而真誠的語言。

「好，」我子可又可以鬆懈愉快了！」是盡在自言自語。

「這伙才什麼。」

各排都自己的崗位，我默默地也鬆了鬆一鬆，弟兄們了，我不知我自己究竟在想什麼：對待，本生命作賭博在短小時以後便開始了，敵和敵說了一聲「再見」，他們都消失了，消失在遠處，聲音××嶺又如荒山了，我失去心裏，只有面前陣地上警戒兵的眼睛和槍聲這這沉靜的夜，夜路要走的，如果太陽起來的時候。

這一天，我成兵已感到疲乏了，敵人開始敲大鑼

似的使用轟擊山嶺；泥土飛起來，又落到人們頭上身上，銅子圍的葉子和秋風捲一樣亂飄；砲一陣緊一陣，敵人用排砲轟炸；可是，我們只有步槍和輕機槍，只好硬著頭皮挨打，伏在掩蔽部裏不作聲；但是砲彈却總毫不吝氣來尋夜來，本來，敵人的砲彈就好像不花錢的一種；於是，有幾處工事給官轟塌了。我爲了避免犧牲命令弟兄由交通壕跑到山後死角去，只留一部份監視兵在山上。

敵人的飛機三架兩架的飛着，投着小炸彈，用機槍掃射，把山上擄得一塌糊塗；如一條大獸被人弄得東倒西歪一樣。然而我們只裝做不聞不問，任憑敵人的炸彈和砲彈去欺侮這無辜的山嶺，樹木。它們多消耗彈藥，是我們竭誠歡迎的。到敵人藉着砲兵掩護接近了，砲已向後延伸射擊了，大家又忙忙回自己崗位開始準備。

看罷，那些黃色的動物在面前蠢動着，一前一後的靠近山嶺，「嘿，這些傢伙，」誰又喘了一聲：「報告排長，可以開槍了嗎？」

「別忙，」我說，「還不到時間，要到我下射擊命令時。」敵人從六百公尺漸漸進近了三百公尺，他們沒有聽見我們排聲，以爲他們的砲彈已殺完了這嶺上的守兵，於是大膽了，大群的黃色鬼子竟站起來向這嶺前進，怪可笑的。

「目標正前方，二百五十公尺，各放！」結果，彈排長沉不住氣已在右邊喊起射擊口令。

這一下子，弟兄們全已好的槍扣下板機，全是打得發本了；鬼子倒下；去，慌亂了，沒有打中的向後便；於是打開了，打開了；我自己把着輕機槍，用「點射」去問敵人「怕不怕？怕不怕？」

敵人的重機槍手忙脚亂，連忙回答「怕……怕……」山上的石塊給子彈打中，便「珠，珠」的發生跳彈，子彈從頭上飛過去，尖銳的呀；死神在跳舞，在歌唱敵人倒下去，我們的人們也有倒下去，大家的牙咬得更緊了。

我怎樣用文字去描寫這種場面？這該只有佛家語「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了。忘記了一切，忘記了這是人間，忘記了自己，忘記了什麼是可憐和人性，精準，放，精準，放……

敵人連珠的機槍打得我們抬不起頭來；我們的飛機和六月的青蓮一樣討厭只是在山上纏繞，掃射，投彈，於是，我們不作聲了，大家又伏在工事裏等待；鬼子前進啦，很命的爬呀爬呀，到了這……

「手榴彈……」我沒敢喊完口令，大家已跳起圍下手榴彈一、二、三、四……「轟隆隆，轟……」炸了，泥土灰飛揚，鬼子怪叫着，滾下的畜牲們沒命了，殘廢的退了；滾下的死人和傷者在一起，血在無價值地流着，嶺上有了笑聲，有了罵聲，有了呻吟，有了失去生命而只着憤恨的臉，也有血……

砲彈又叫了，炸彈又叫了，敵人的三步曲是依然的。我們的三步曲也依然的，人們除了死傷的以外又得到山後，讓鬼子到死的時候再給一死。

前進的砲聲，砲彈，炸彈，機關；接近：一陣手榴彈以後，增加了死屍，敵人又後退，又是一陣砲彈，炸彈，機關……

整個的山嶺的泥土全給敵人翻過來了，時間的隱也很快的影過了早晨，中午，而到了下午，敵人該傷亡了幾千人，但其他們却不能攻上××嶺；我沒有受到命令「退」，只有死守。我自己也忘記了「退」這一回事。

大概，敵人惱羞成怒了，借着傍晚的風放起毒氣；但是毒氣又奈何我們？我們帶上防毒面具，慢慢的把毒氣吸了，敵人又作一次攻擊，我發現自己的一次比一次少，還擊的聲響似乎減少了；我四面四圍，已看不到他們。最後一次敵人衝到嶺下的時候，我只有犧牲了的弟兄身下殘餘的手榴彈投擲，我也投擲。

但是右邊的陣地上也一尋有手榴彈的投擲，怪有趣的。最後，敵人一天的攻擊沒有得手，只好暫時停止，敵人全退回二千公尺的高地那邊去了。我發一口氣，心中却呈現

蕭說不出的難過，因爲在我旁邊躺的便是幾位勇敢班長和弟兄的屍體。

夜裏又從荒涼的山頭林間，慢慢的把無絲牽過來，一切的影響，消失在黑暗中，風把血腥陣陣吹進身子，一天的時間又過去了，什麼的罪惡全在夜裏變爲無有和沉寂。

一個黑影子隨近了我。
「誰？」我端起了槍問。
「傳令。」
「什麼事？」
「團長命令，第二連調下去，由第×團接防，李代連長……你還活着，哈哈，哈哈……」新聲音，這是團部的宋上士。
「第×團已上來了嗎？」我問起來看看他，我才記起我還是一個「人」。

「來了，第七連接你的防。」
「那末，我叫第二連集合，到上面集合。」我說着便到嶺後去。第×團第七連的團長已帶着弟兄來了。於是，我忙着手交代一切的情況和陣地情形。

但是，我的弟兄呢？排排長和趙排長呢，我流下淚來了，我看看還有一個人也在泣着。
這是任連志；只留下他一個生還。
「排長，全完了！排長，全完了！八們，好同志們！」任連志和夜鳩一樣泣着。

我沒有話說，只有思想還再能活動，「在早上，這一百多好弟兄們，現在却在那裏？我的同學陳和呢？」
李代連長，你還有種，帶一個兵抗上一天，「團長的調讓却怎樣去消滅我的衷涼？」

「再見！」
「再見！」
我帶着唯一的兵任連志回團部去，我簡直彷彿在夢中。

在陣子裏，我本來要罵罵任連志一頓，但是，當他跟着進了我的房子立正以後，我聽了。我記起了那些壯烈犧牲的同志，我記起了論功行賞時，任連志和我都推却了「連三級」的命令，我記起了我們聚首不見一切新聞記者，我記起了每次我爲什麼寬恕任連志，我記起了一切一切。
「連志……」我聲音啞了，他也掉淚了。
「連志……」我聲音啞了，他也掉淚了。
「血淚哭與袍，又逢三春河夜雨；朝山盟偉績，難忘八月河庭秋。」

給青年文藝家

好的開始便是一半的成功，我們該怎樣慎重我們的第一步呢！但是現在我們才明白現實與孩子們的距離永遠距離得那麼遙遠，我們已甘心接受社會所施予年青孩子們的一切鄙視。在事先，我們是那麼慎重的計劃着怎樣充實這本小書的內容，怎樣嚴格的考慮到其中每一個字對於青年人的益處，可是及至着手做起來，我們的時間全都，消耗在呈報登記，籌劃經費，約集稿件的奔走上，與紙商，印刷局，出版者的磋商上，結果，我們幾乎完全也沒有時間顧及到文章的內容了。還要說明一下的是稿子大部分的時間都被印刷所佔據，這讓我們只是一個機械的傳遞者。爲了刊物出版，我們只得忍耐一切，以委曲求全。而印刷者所告訴我們的價格與時間都是出乎我們的意料的。這樣，您也許對於這本小書的無病呻吟，定價昂貴，出版誤期，材料陳腐等等說不盡的毛病，要予以相當的原諒甚至於要寄以同情了。

現在我們羞紅着脸把這本現在諸位和我們同樣年青的朋友面前，我們願意接受一切斥責與指摘。但我們最怕青年朋友對我們的忽略與遺棄，「只有青年最瞭解青年」，我們是多麼渴望着立刻就獲得廣大與深切的瞭解呢！

最後我們感激涕零的是本期中幾位師長的指教。這一群年青孩子們是多麼需要幾位賢明的師長指示我們應走的路，教授我們應該明白的學識，毛老師在領導一個近千人的夜校的百忙中，寫出這篇自修朋友們所最需要的英語講座；李老師在我們所有的化學知識之外又展開一個新的領域；潘老師更用一位不見經傳的古人啓示我們每一個青年應有的氣節與品性，這篇文字是在勝利之重層層壓迫下寫出的，這稿子的深厚的意義我們該能體會到。看，在國家與民族的份上，

我們願諸位師長多多賜我們一些教養的文字。每次當我們拿着「青年雜誌社」的卡片走到一位師長面前，婉言敘說出我們的請求而回者只是一付雙莫能助的面色，一堆才幹不足或者公事忙碌的推諉時，這一大羣嗚嗚待哺的孩子是多麼失望而傷心呵！

這本小刊物中除了「學術論著」一欄，是請師長們執筆，「我們的方向」與「特寫」是由我們自己來試寫之外，其餘各欄都是竭誠歡迎諸位同學與朋友的稿子的。不過我們最希望的是大家說一點最實際的話，討論一些最切身的問題：青年人在呼聲中，希望大家高聲喊出自己的苦悶與不滿；青年生活中，希望大家報告一些最新的學校動態，生活素描（當然不局限於學校）。諸位有甚麼問題我們可以聽我們所能請專家在「青年信箱」中解答。同樣這一欄裏面也容納一部分青年習作，當然在這裏我們不能規定下太高的水準，但至少嚴肅與認真的寫作態度是需要的。

此外在科學藝術與文藝中，除一部分特約稿外，我們更希望一些有過這種修養的朋友們寫出自己的心得。我們是多麼願意知道我們所不明瞭的像原子能一樣的學識，以及我們所未聽說過的像維爾一標的藝術家呢！談到文藝，我們不禁有許多感慨，我個人總覺得從事這部門的人數太多，以至於把這的水準降低得十分可笑，結果累及整個的新文藝都受到鄙視。本期使我們高興的是這篇萬字長的短篇小說。在這裏可以告訴大家的是作者全憑着前文的諷刺從事本文的寫作，這至少不至於使我們發生像看一個技巧低劣的男伶唱且角所給我們的那種難受的感覺。此外作者還是對我們最熱心贊助的人中的一個，地位的崇高一點也沒有影響到他青年的熱情，最近他已乘專機飛還重慶了，在這種現狀下公務繁忙中他還能執筆寫作，而且寫的那樣好，這有多麼可貴呢！

最後說到詩，這幾乎是每一個刊物的人提起就頭頭痛的一件東西。出版以前我們所收的外稿中它居然就是比例數最大的一種。當然我們不拒絕任何一篇好的詩，但這些詩約一大部分都不十分太好。我們知道今日新詩是處在如何一

（上接第二十五頁）

把能者應有的端立想維持它的平衡，焦急而且復雜。我喜歡這驚險難傳可也完全沒有一點藝術價值的景象，我宛如目睹過那健壯的把能者頑強的反抗，那生命的掙扎與搏鬥使我全身的血脈都沸騰起來，我感到的只是興奮與激昂。我覺得我已健全起來，不復有孱弱的兒女情態，也不復被約束在脆弱的情感中，我要大踏步走出這狹隘而且偏僻的角落，生命的意義不就是掙扎與搏鬥嗎？

我是多麼懷念着那一片淡薄的柔和的綠色呢！多麼懷念着那一片汪洋大水，那一隻乘長風以衝破萬里波濤的舟船！個個困的環境中，大部分的人，甚至於研究新文學的人仍懷疑它是否有存在的價值；如果寫詩的人再繼續這樣隨便的寫下去，毫無疑的是要滅亡的。所以每一個寫詩的人應該有着「誓不驚人死不休」的奮鬥精神，一個字一個字的來消滅這種危險，以鞏固新詩的地位。所以一篇技術低劣的詩實在有着妨害整個新詩的前途的力量，我想諸位同學們也許沒想到這一層以至有這種無心的過失。我願意您如果初練習寫文章，還是從散文或者短篇小說入手，最後最後才是詩呢。本期文藝欄中的幾篇詩都是經過慎重的考慮的，雖然談不到好，但作者的努力都可以在字裏行間窺見的。提高文學的素質，不但是詩，也是我們最大的目的之一。

還有關於寄投稿子，這當然是我們熱烈歡迎的。不過我們不願意讓那些十分俗稱的「稿約」之類的東西佔據一方我們這寶貴的地位，因為我相信每個人都知道那一套的，譬如：用稿紙編排清楚，稿尾註明姓名與住址，請附原文但或原文出處……你想我不必再繼續下去，您可以在任何一本雜誌中一個小巧的方框裏發現的。這雖然十分俗稱，但的確是需對護照的。譬如這次我們也接到一些用白紙繕筆所寫的稿子，我們既無法查字數，而印刷者也無法排版，我們自然可以重抄一遍，不過這應讓我們消費時間的事情我相信也不是諸位同學諸位朋友們所高興的吧！

「費同學夜之殉難紀念專頁」是在稿子送到印刷局之後又臨時加入的，並且在下期我們還決定用幾欄地方出一個紀念特輯。在那裏除了有一幅這位值得我們永遠記憶的青年同學的照片之外，還有她生前的幾篇寫作。我們說是「紀念」那就是說我們要把這件事蹟寫出來以使諸位在數年或者數十年之後，如果那時這一本青年半月刊還幸好的存在時，諸位再技巧翻到這一篇，也許會依稀地記起這一件自己年青時所訂下的事情。人都是十分健忘的，別看現在儘有人還熱心介事的銜着紙煙寫着追悼文，作着哀吊詩（這多麼多麼好），但最遲至死者的喪禮之後，雲過天晴，不會再有人談論這一陣子的史實了。如今應該把這事看做一種「材料」而要出這種「專頁」者甚多，但是我們可以指天盟誓我們沒有。我們對這件的意思，我們真怕自己也在不知不覺中落入那所預設的圈套。但我們對這件的人，寫幾句不關痛痒的遺傳這的確有一些專語。所以這一篇「專頁」

言語是一種最拙劣的東西，希望諸位用你自己的眼去觀察一切事實。現在當然有許多刊物出現在這小市鎮上，我們當然沒有把握確定自己能在這繁雜的風潮中得勝。還有，這一期說期了，這一期說期了，實在給讀者一個不好的印象，但是這真是萬般無奈的事，我們知道若許讀者看到預告出版廣告已為難。但是我們更想，為了想使它早些日子降生，從十天以前，我們幾個人就下了排字房，每天清早在家裏吃點東西後就冒著冷風跑到印刷社去一天不吃飯到很晚才回家。工人們已休息了，才睡去。我們親自動手檢字，改錯，排版，打樣和校對，苦定房火爐氣味，弄得我們頭暈眼花，耐不勝耐，然而我們仍在不住的工作着，我們情願為讀者，為親愛青年兄弟姊妹盡我們所有的力。我們不覺得幹這種工作苦，却覺得十分快樂，因為我們覺得這是一件十分有價值的事，它將喚醒所有的青年兄弟姊妹，一同奮勇向前。

脫勁的原因是工人們說字不好，因為這次我們所用的字大部分是很少人用的新六號字，於是感到缺字太多。必須另行排幾種新字，而就用了工夫。我們所以用六號字，是因為每頁多排一些字（五號字每頁不足二千字，六號字每頁可二千四百字）使讀者多讀一些東西。這又是一般聰明青年所不理解的，他盡可每頁寫實的排上十行二十行，敷衍滿意了事的。我們覺得自己的力量太薄弱，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而結果距離理想仍太遠，但是青年人大家的力量是偉大的，我們希望所有的青年兄弟姊妹們，予我們以幫助，予我們以贊助。

第二期預告啓事

本刊第二期除已決定發行費同學夜之殉難紀念特刊外，另請市黨部書記長龍復先生撰寫論文一篇，盟軍聯絡處梁培倫先生，東方文化館館長孫沾祥先生，簡易師範校長兼總務中學校務主任孫博士論著各一篇，特此預告，請讀者諸君拭目待之。

代郵

修詞，蕭炎，余愚，靜岩諸君：來稿因故未能刊登，尚希鑒諒。
各社員及稿友鑒：本社擬於一月六日下午二時於湖南路東方文化館舉行出版後第一次座談會，屆時務祈各位參加是幸。
編者：屢次相煩，謹此致謝。

白 製

各種糖菓
西洋點心
美味餅乾

振興糖菓廠

廠址：中吳路
電話：二〇六
一三〇六
五十二二

標準香皂

藥製

新西蘭香皂

為時代新產品
為香皂先鋒軍
為日用之恩物
為保膚之良友

優點：內含藥品，潤膚生肌，氣味芬芳，質固耐用。

冬 夏 咸 宜

各百貨店均售

新興肥皂廠榮譽出品

青年雜誌

好的開始便是一半的成功，我們該怎樣尊重我們的第一步呢！但是現在我們才明白現實與孩子們的距離永遠距離得那麼遙遠，我們已甘心接受社會所給予青年孩子們的一切鄙視。在事先，我們是那麼慎重的計劃着怎樣充實這本小冊的內容，怎樣嚴格的考慮到其中每一個字對於青年人的益處，可是及至着手做起來，我們的時間全耗，消耗在呈報登記，籌劃經費，約集稿件的奔走，與紙商，印刷局，出版者的磋商上，結果，我們幾乎完全也沒有時間顧及到文章的內容了。還要說明一下的是稿子大部分的時間都被印刷所佔據，這讓我們只是一個被動的傳遞者。爲了刊物出版，我們只得忍耐一切，以委曲求全。而印刷者所告訴我們的價格與時間都是出乎我們的意料的。這樣，你或許對於這本小冊的無病呻吟，定價昂貴，出版誤期，材料匱乏等等說不盡的毛病，要予以相當的原諒甚至於要寄以同情了。

現在我們羞紅着面孔把甘捧現在諸位和我們同樣年青的朋友面前，我們願意接受一切斥責與指摘。但我們最害怕青年朋友對我們的起點與遺棄，「只有青年最瞭解青年」，我們是多麼渴望着立刻就獲得廣大與深切的瞭解呢！

最後我們感激涕零的是本期中幾位師長的指教。這一群年青孩子們是多麼需要幾位賢明的師長指示我們應走的路，教授我們應明白的學識，毛老師在領導一個近千人的夜校的百忙中，寫出這篇自修朋友們所最需要的英語講坐；李老師在我們所有的化學知識之外又展開一個新的領域；潘老師更用一位不見經傳的古人啓示我們每一個青年應有的氣節與品性，這篇文字是在勝利之前層層壓迫下寫出的習稿它的深厚的意義我們該能體會到。看在家與民族的份上，

我們願諸位師長多多賜我們一些教養的文字。每次當我們拿着「青年雜誌」的卡片走到一位師長面前，滿口說着我們的請求而回音只是一付變其能助的面色，一堆才幹不足或者公事忙碌的推諉時，這一大羣嚮往待哺的孩子是多麼失望而傷心呵！

這本小冊中除了「學術論著」一欄，是請師長們執筆，「我們的方向」與「特寫」是由我們自己來試寫之外，其餘各欄都是竭誠歡迎諸位同學與朋友的稿子的。不過我們最希望的是大家說一點最實際的話，討論一些最切身的問題：青年人在呼聲中，希望大家高聲喊出自己的苦悶與不滿；青年生活中，希望大家報告一些最新的學校動向，生活素描（當然不只限於學校）。諸位有甚麼問題我們可以盡我們所能請專家在「青年信箱」中解答。同時這一欄裏面也容納一部分青年習作，當然在這裏我們不能規定下太高的水準，但至少鼓勵與重視的寫作態度是需要的。

此外在科學藝術與又藝中，除一部分特約稿外，我們更希望一些有過這種修養的朋友們寫出自己的心得。我們是多麼願意知道我們所不明瞭的像原子能一樣的學識，以及我們所未聽說過的像羅貝爾一樣的藝術家呢！談到文藝，我們不禁有許多感慨，我個人總覺得從事這部門的人數太多，以至於把它的水準降低得十分可笑，結果累及整個的新文藝都受到鄙視。本期使我們高興的是這篇萬字長的短篇小說。在這裏可以告訴大家的是作者全憑着真實的經驗從本本文的寫作，這至少不至於使我們發生像看一個技巧低劣的男伶唱且角所給我們的那種難受的感覺。此外作者還是對我們最熱心贊助的人中的一個，地位的崇高一點也沒有影響到他青年的熱情，最近他已乘專機飛還重慶了，在這種戎馬倥傯公務繁忙中他還能執筆寫作，而且寫的那樣好，這有多麼可貴呢！

最後說到詩，這幾乎是每一個編刊物的人提起來就要頭痛的一件東西。出版以前我們所收的外稿中它居然就是比例數最大的一種。當然我們不拒絕任何一篇好的詩，但這些詩約一大部分都不十分太好。我們知道今日新詩是處在如何一

(上接第二十五頁)

把能適應的端立想維持它的平衡，焦急而且孤獨。我喜歡這驚險地帶可也完全沒有一點藝術價值的景象，我抱如日當空過那健壯的把舵者頑強的反抗，那生命的掙扎與搏鬥使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我感到的只是興奮與激昂。我覺得我已完全起來，不復有纏綿的兒女情態，也不復被約束在羈縻的感情中，我要大踏步走出這狹隘而且偏僻的角落，生命的意義不就是掙扎與搏鬥嗎？

我是多麼懷念那一片淡綠的柔和的綠色呢！多麼渴望那薄薄一片汪洋大水，那一隻乘長風以衝破萬里波濤的扁舟！個個困的環境中，大部分的人，甚至於研究新文學的人仍懷疑它是否有存在的價值；如果寫詩的人再繼續這種隨便的寫下去，它無疑的是要滅亡的。所以每一個寫詩的人都該有「誓不驚人死不休」的奮鬥精神，一個字一個字的來消滅這種危險，以鞏固新詩的地位。所以一類技術低劣的詩實在有着妨害整個新詩的前途的力量，我想諸位同學們也許沒想到這一層以至有這種無心的過失。我願意你如果初練習寫文章，還是從散文或者短篇小說入手，最後最後才是詩呢。本期文藝欄中的幾篇詩都是經過慎重的考慮的，雖然說不到好，但作者的努力都可以在字裏行間窺見的。提高文學的素質，不但是詩，也是我們最大的目的之一。

還有關於寄投稿子，這當然是我們熱烈歡迎的。不過我們不願意那些十分俗氣的「稿約」之類的東西佔據一方我們這寶貴的地位，因為我相信每個人若知道那一套的，譬如用稿紙鋼筆寫清楚，稿尾註明姓名與住址，譯稿附原文但或原文出處……：你想我不必再講下去，這可以在任何一本雜誌中一個小巧的方框裏發現的。這雖然十分俗氣，但的確是需要遵照的。譬如這次我們也接到一些用白紙寫所寫的稿子，我們既無法查字數，而印刷者也無法排版，我們自然可以重抄一遍，不過這損壞我們消費時間的事情我相信也不是諸位同學諸位朋友們所高興的吧！

「費同學後之殉難紀念專頁」是在稿子送到印刷局之後又臨時加入的，並且在下期我們還決定用幾欄地方出一個紀念特輯。在那裏除了有一幅這位值得我們永遠記憶的青年同學的照片之外，還有她生前的幾篇寫作。我們說是「紀念」那就是說我們要把這件事蹟寫出來以使諸位在數年或者數十年之後，如果那時這一本青年年半月刊還率訂的存在時，諸位再技巧翻到這一篇，也許會依稀地記憶起這一件自己年青時所目睹的事情。人類都是十分健忘的，別看現在有人還熱心介紹的衛斯頓羅著追悼文，作蕭哀弟詩（這雖多哀辭），但最遲至死者的喪禮之後，雲過天晴，不會再有人談論這「陳舊的史實」了。如今聽說把這事看做一種「材料」而要出這種「專頁」者甚多，但是我們可以指天盟誓我們沒有一點淡薄的意思，我們真怕自己也在不知不覺中落入那種假談論某一個時髦的話題的態度。一個毫無關係的人寫幾句不關痛癢的憑悼這的確有一些卑鄙。所以這一舉我們特別對諸位青年讀者注意。來執筆的，這是需要諸位諒解的，更希望諸位用自己在紀念特輯中寫一點文字的同聲們注意一些。言語是一種最拙笨的東西，希望諸位用自己在眼觀察一切事實。現在當然有許多刊物出現在這小市鎮上，我們當然沒有把握確定自己能在這危險的風浪中行駛得順利。

還有，這一期脫期了，剛創刊就脫期，實在給讀者一個不好的印象，但是這真是萬般無奈的事，我們知道若許讀者看到預告出版的廣告已等得焦頭爛額了。但是我們更焦急，爲了想使它早些日子降生，從十天以前，我們幾個人就下了排字房，每天清早在家裏吃點東西後就冒着冷風跑到印刷社去一天不吃飯到很晚很晚工人們早已休息之後才回去。我們親自動手檢字，改錯，換版，打樣和校對，排字房火爐的煤煙，薰得我們頭暈眼花，睜不開眼，然而我們仍在不倦的工作着，我們情願爲讀者：一般親愛的青年兄弟姊妹盡我們所有的力量。我們不覺得幹這種工作苦，却覺得十分快樂，因爲我們覺得這是一件十分有價值的事，它將喚醒所有的青年兄弟姊妹，一同奮發向上起來。

脫期的原因是工人因故怠工和鉛字不足，因爲這次我們所用的字大部分是很少人用的新六號字，於是感到缺字太多，必須另行鑄造添補，而就誤了工夫。我們所以用六號字，是爲了每頁多排一些字（五號字每頁不足二千字，六號字每頁可二千四百字）使讀者多讀一些東西。這又是一般聰明刊物出版人不去幹的笨事，他盡可每頁寬寬的排上十行二十行，敷衍了事的。我們覺得自己的力量太薄弱，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而結果距離理想仍太遠，但是青年人大家的力量是偉大的，我們希望所有的青年兄弟姊妹們，予我們以勸勉，予我們以援助。

第二期預告啓事

本刊第二期除已決定發行費同學後之殉難紀念特刊外，另請市黨部書記長熊復光先生撰寫論文一篇，盟軍聯絡處梁培倫先生，東方文化館館長孫沾非先生，簡易師範校長兼禮賢中學教務主任孫博士論著各一篇，特此預告，請讀者諸君拭目待之。

代郵

修桐，蕭炎，余愚，靜岩諸君：來稿因故未能刊登，尙希鑒諒。
各社員及稿友鑒：本社擬於一月六日下午二時於湖南路東方文化館舉行出版後第一次座談會，屆時務祈各位參加是幸。
顧春兄：屢次相煩，謹此致謝。

標準香皂

製藥

新西蘭香皂

爲時代新產品
爲香皂先鋒軍
爲日用之恩物
爲保膚之良友

優點：
內含藥品
潤膚生肌
氣味芬芳
質固耐用

冬 夏 咸 宜

各百貨店均售

新興肥皂廠榮譽出品

慶祝勝利
恭賀新禧
新春肇始
請購用

白製

各種糖菓
西洋點心
美味餅乾

振興糖菓廠

廠址：中吳路
電話：二二七
一三〇六
二二二

恭賀

新禧

並祝

健康

青年雜誌社全體社員鞠躬

社址大沽路二十八號
電話⊖六七二二三號

本刊已呈准
市黨部
社會局
備案

青年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中華民國卅五年一月一日發

編輯人青年社
發行所青年社

印刷所青年社
總經理青年社

每冊定價國幣八十元